



左  
浦

僖  
自十六年  
至終

六七

服部文庫  
117  
195  
4



117  
195  
4

左編



錢塘 馮李驊天閑  
陸 浩入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參評  
同懷杭州陸 德與阜

男 馮張孫近漢  
翼孫念詒 校輯  
允孫思蔭  
男 陸麟書素文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僖公中第六

經 丁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也。聞  
其隕視之石數之五各隨其聞見先後而記之莊七  
年星隕如雨見星之隕而隊于四遠若山若水不見  
在地之驗此則見在地之驗而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  
不見始隕之星史各據事而書

春秋左傳 卷六 僖公

都。是月隕石之月。重言是月。嫌同日。鷓。水鳥。高飛。遇風而退。宋人以為災。告于諸侯。故書。鷓。五。歷。反。木。或。作。鷓。音。同。○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無傳。稱字者。貴之。公與小欵。故書日。

正義曰。季。字。友。名。如。仲。遂。叔。肸。之。類。皆。名。字。雙。舉。劉。炫。云。季。友。仲。遂。皆。生。賜。族。非。也。○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無。傳。○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無。傳。○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

侯。曹。伯。于。淮。臨。淮。郡。左。右。○

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但。言。星。則。嫌。星。使。石。隕。故。重。言。隕。星。

六。鷓。退。飛。過。宋。都。風。也。六。鷓。遇。迅。風。而。退。飛。風。高。不。為。物。害。故。不。記。風。之。異。周。

解經。層。對。衆。公。一。層。退。告。人。一。層。凡。作。三。項。話。其。實。起。乎。星。也。風。也。使。伏。陰。陽。中。間。衣。亂。不。終。便。伏。人。事。未。段。一。併。揭。出。耳。左。氏。文。無。不。貫。穿。者。

往評此文。謂字字洗刷精妙。當讓公穀。出一頭地。今細味之。乃知只要見個陰陽之事。與人無涉。故說得極平。極淡。耳。筆意不同。夫固各有所當也。

內史叔與聘于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

祥。吉。凶。之。先。見。者。襄。公。以。為。石。隕。對。曰。今。茲。魯。多。鷓。退。能。為。禍。福。之。始。故。問。其。所。在。

大喪。今。茲。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魯。喪。齊。此。歲。

公不終別以政刑。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吉凶他占知之。

非吉凶所生也。言石隕鷓退。陰陽錯逆所為。非人所失問。叔與自以對非其實。恐為有識所譏。故退而告人。

錯逆為既往之咎。乃謂將來吉凶。出石鷓之間。是不知陰陽而空問人事。為失問也。吉凶由人。

吾不敢逆君故也。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故曰吉凶由人。君問吉凶。不敢逆之。故假他占。

末設一反一正。陰陽由人。安在兩頭中間。却以兩吉凶相連。作轉候。并兩君子亦以一順一倒為呼應。筆筆有法。

取三邑儘可連寫却用涉汾作一隔文之曲直亦因乎事之自然而已

只兩語而順逆曲折簡鍊有法

小白將死便有此等妖孽寫來活是驚天狐鳴使人吃驚打怪其神致全在

夜二字也寫妖孽便神是妖孽氣息奇極

對以

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十五年齊伐厲以救徐

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狐受鐸昆都晉三邑平陽臨汾縣西北有狐谷亭汾水出大原南入河

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成周十一年戎伐京師以來遂

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終管仲之言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事在七年

十二月會于淮謀郕且東略也郕為淮夷所病故

九年宰城郕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孔之言

城而還役人遇厲氣不堪久駐故作妖言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項國今汝陰項縣公在會別遣師滅項不言師諱之

自會公既見執于齊猶以會致者諱之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

自卒與僖公八同盟赴以名桓公卒齊亂明年孝公立

十七年春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英氏

春秋三傳

僖公

三

作者往往寫惠懷出醜總為重耳間門  
繼托也因圍及妾中間竟用對寫只未  
句一拖而賓主輕重了然矣妙筆

板板寫四遍變則屢變不變則竟不變  
手法不測  
將以厭勝反以御名亦奈之何矣

以有諸侯之事見止亦即以有諸侯之  
事語首尾以此兩句為關鍵分作兩

楚與國婁林

役在十五年

○夏晉天子圍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秦征河東置官

司在十五年 惠公之在梁也林惠公以六年奔梁 梁伯妻之梁嬴孕敘小多矣

過期義曰十月而產婦人大期 正招父與其子下

之招上遙反 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

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圍女曰妾圍養馬者不聘曰妾

子圍西質妾為宦女焉宦事秦為妾

○師滅項師魯 准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

節即不見其筆法之所在

准會在前年冬諸侯齊人以為討而止公諱執

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聲姜僖公夫人齊女 九

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見

執故託會以告廟正義曰實無諸侯之事而言至自會者尚似有事焉爾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

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武孟公子無虧

少衛姬生惠公公子 鄭姬生孝公公子 葛嬴生昭公

公子 密姬生懿公公子 宋華子生公子雍華氏之女子姓公

公子 密姬生懿公公子

宋華子生公子雍華氏之女子姓公

四

叙齊亂作兩截讀上半原叙節節伏下  
半正叙節節應中以五公子皆求立句  
為上下開張通篇有案無斷前後四內  
字四籠字所謂直書其事而意自見者  
矣  
從無子叙起與三五耦篇一樣筆意彼  
連寫三嬖字此連寫四寵字其事尤相  
類也六夫人先總後分五公子先分

左編  
後。以。一。內。字。結。三。內。字。所。謂。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者。耶。  
廢。長。立。幼。固。非。然。其。付。託。得。人。管。仲。不。失。為。英。雄。誤。事。在。桓。公。又。許。立。武。孟。耳。武。孟。可。立。則。五。公。子。皆。得。立。矣。

兩人創伯。多少掀大揭地。末路乃至於此。為之一讀。太息。

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大子。雍巫有寵於衛。  
突出此人見多魚伏筆之妙。雍巫雍人名巫即易牙。正義曰周禮掌食之。

共姬因寺人貂以薦蓋於公。  
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易牙既有寵於公為長衛。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乙亥月。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姬請立武孟。

齊桓公卒。乙亥月。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姬請立武孟。

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吏。即前內寵乃指長衛姬也。

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六十七日乃殯。

經已。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納孝公。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無虧既死曹衛邾先去魯亦罷歸故宋。

戲齊師敗績。師獨與齊戰不稱宋公不親戰也大崩。日敗績戲齊地。戲。無傳救四。秋八月。魚免反又言彥二音。狄救齊。公子之徒。

丁亥葬齊桓公。十一月而葬亂故。冬邢人狄人伐。八月無丁亥日誤。

衛。狄稱人者史異辭傳無。義例。林。狄稱人之始。

傳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

以說。宋。

鄭伯始朝于楚。中國無。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

霸故。

三句連寫。見他反復無信。倏然改變處。桓公殺後。讀此等語。使人酸鼻。

之盟曰無以鑄兵。楚金利故。正義考工記云吳越之劍是也。故以鑄三

鐘。古者以銅為兵傳言楚無霸者遠略

○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無

已死故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鄆立孝公而還。

○秋八月葬齊桓公。孝公立而後得葬

○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

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燬衛文公名衆不可不聽衛侯

讓而後師于訾婁。陳師訾婁訾婁衛邑狄師還獨言狄還

則邢留距衛言邢所以終為衛所滅

○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多築城邑而無民以實之命曰新里

秦取之。

經庚辰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稱人以執宋

罪及民告例在成十五年傳例不以名為義。○夏六書名及不書名皆從赴○林宋襄公圖霸。

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無傳曹雖與盟而猶不服不肯致餼無地主之

禮故不以國地而曰曹。邾子會盟于邾不及曹南之

南所以及秋而見圍。邾乃會之于邾巴西邾人執邾子用之。稱人以執宋

故不言如會。

春秋三傳

卷六 僖公

六

寫成一笑。一落筆而神理活現。自是化工。

此亦以叙為議筆法。合下傳以兩之字成調者。

按成十五年傳凡君不道在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

也。鄫雖夫大國會盟之信，然宋用之為罰已虐，故直書用之。言若用畜產，也不書社，赴不及也。不書宋使，邾而以邾自用為文。南面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于他命。

**衛人伐邢**。伐邢在圍曹前。經書在後，從赴。○**冬會陳人蔡人楚**。此國始。

**人鄭人盟于齊**。地于齊，齊亦與盟。○**林楚始與**。夏盟，書法如盟幽翟泉，謹始也。○**梁**。

以自公為文，非取者之罪，所以惡梁。

**傳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承前年傳取新里，故不復言秦也。為此冬梁亡傳。

○**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

**睢之社欲以屬東夷**。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縣入泗。此水次有妖神，東夷

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

謂若祭馬，先不用馬。○畜許又反，為于偽反。又如字。林六畜牛馬羊犬豕雞也。○正義：孝經說曰：房為龍馬，沈氏云：春秋說天苑主牛，又有天雞。

天狗、天豕，以馬祖類。○**小事不用大牲**。正義曰：雜記之，此亦各有其祖。○**外事不用大牲**。言釁廟用羊，門

夾室用雞，及傳稱鄭伯使卒出，而況敢用人乎？祭祀，殺行出，夫雞皆不用大牲也。

○**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

亡國以屬諸侯。三亡國，魯衛邢。○**林閔二年立僖城**。

或曰：城邢，城衛，城綠陵也。以存。○**義士猶曰薄德**。謂欲亡繼絕之義，聯屬中國之諸侯。

亡繼絕之義，聯屬中國之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謂欲亡繼絕之義，聯屬中國之諸侯。

執滕用鄫，事有輕重，故文亦有詳略。然竟脫不得粘，亦不得看其前後都從用字，着筆中間却以一會而虐二國之君，作雙縮，又妙在隨縮隨撇，用筆圓轉如

珠走盤

語凡兩層，前經神只論理，後求霸兼論事，而每層又各有虛實，兩轉曲折明快之文。

按正義曰：周禮，按人春祭馬祖，鄭云：馬祖天駟也。孝經說曰：六畜之言先祖者，唯此而已。以外牛羊等，其祖不知為何神。沈氏云：春秋說云

此公滿肚皮要學齊桓，外在即將齊桓與他比，例動其珠玉在前之愧，至快進一層作抑筆，則愈形其醜矣。警絕快絕。



只三語而起。三層字。應結筆力。圓足至此。

引古証。今詞意。大抵疏密不一。此篇將早兩兩字。安放兩頭。以周飢。平豐。分對。而與留討。邢在句中。對克殷。作虛掉之筆。不支。不瀟。極整極勻。尤字字有法也。

前一急字。後兩德字。彼此相形。所謂以暴易暴者也。

德字。跟前篇薄德字。來前。爾齊相。此又稱文王。以其口中。君子喜託之乎。王道也。愈見其妄矣。無乃若何。盍姑都婉其詞。以諷之。結句。板煞。應如欲覺。聞鐘。猛然深省耳。

下泉之思。風人所痛。其斯之謂與。唐錫周曰。僧繇畫龍。點睛飛去。能如此一筆。便活跳否。

無忘桓德。與楚何干。而亦與盟于齊。此諺所謂。亞相知者也。滋中國。紐焉而忘其毒矣。

取魯。緩。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宋公三月以會名諸侯。執滕子。六月而會。

盟。其月二十二日。執郕子。用。人。意。也。在。虐。子。中。起。又用諸淫昏之鬼。非周。將。社。故。

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恐其亡國。補正。日得死。猶云考終。

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邢不速退。所。以獨見伐。於是衛

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有事。祭也。甯莊子曰。晉周饑。克

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伯。長。也。天其或者欲

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曹南盟。不修。地主之禮故。子魚言於宋公

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崇。崇。侯。虎。退修

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復往攻之。備不改前。而崇自。服。林。因舊軍壘。言不增兵。

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詩。大雅。言文。王之教。自近。

及遠。寡妻。嫡妻。謂。大妣也。刑法也。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

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

齊。修桓公之好也。宋襄暴虐。故思齊桓。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不書取梁。者主名。初。梁伯好土

虛實實主作兩層寫使人絕倒一則字  
一乃字一遂字寫自取簡而透也

宣十二年傳人火曰天火曰災

襄十三年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馬曰滅井  
地曰入

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

宮溝塹。罷音。皮塹七豔反。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經二十年春新作南門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信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

門同改名高門也言新以易舊言作以與事皆更造之文也

姓國正義曰二十四年傳富辰所云郟之初封文王之弟聃季之弟以後更無所聞唯此年一見而已

五月乙巳西宮災無傳西宮公別宮也天火曰災例在宣十六年鄭人

入滑人例在襄十三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

隨

傳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失土功之時凡啓塞從

時門戶道橋謂之啓城郭牆塹謂之塞皆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而闕故特隨壞時而治之今僖公修節城門非開閉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譏之傳嫌啓塞皆從土功之時故別起從時之例

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

滑公子士鄭文公子洩堵寇鄭大夫

秋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自前年伐邢至今常為邢病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

不於齊桓服楚之時舉事而于此蠢動非唯不量力亦不識時矣故引詩以風

似歇後語簡甚

五編  
夜多露見意

上照曹南下照鹿上只兩語斷然三不  
朽之一洵夫

起手提一欲字語甚淡耳却不料有欲  
從人人從欲知許回環變動文字陳思  
鏡背差堪彷彿

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

鮮矣善敗由已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

露詩名南言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濡已以喻  
違禮而行必有汗辱是亦量宜相時而動之義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

屈已之欲以人從欲鮮濟為明年鹿  
上盟傳

經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無傳為  
邢故○宋人齊人楚

人盟于鹿上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  
宋為盟主故在齊人上○夏大旱雩  
不

獲雨故書旱自夏及秋五稼皆不收○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

男曹伯會于孟孟宋地楚始與中國行會禮故稱  
爵林楚始書子宋楚初爭長也執

宋公以伐宋不言楚執宋公者宋無德而爭盟為諸  
侯所疾故總見眾國共執之文○和不

言楚執宋公不以夷狄執中國之辭也○冬公伐邾無傳為邾  
滅須句故○楚人

使宜申來獻捷無傳獻宋捷也不言宋者秋伐宋冬  
來獻捷事不異年從可知不稱楚子

使來不稱君命行禮○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

于薄釋宋公諸侯既與楚共伐宋宋服故為薄盟以  
釋之公本無會期聞盟而往故書公會

諸侯林書諸侯不  
子楚之專執專釋也

傳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

盟上着一為字宋變之圖霸所謂庸人  
自擾者矣

幸而後敗。與前得死為幸。都是恨恨語。不作預料語讀。

欲焚巫尪。無理之至。文便就他無理處。反復駁難說得不可解。極可笑。真使人犁然而有當于心也。單靠駁難不見經濟。先着早備一層。方為善於持論。末從之。結焚巫尪。饑而不害。乃是結早備句也。收拾完密。以脩城郭為早備之首。後賢用之。輒效。

此連經。駕敘法。會孟會薄。兩頭對說。禍其在此。應上文禍猶未也。呼下文申用。執宋公以伐宋句為轉。敘事偏不着詞。只一過峽。相似小小章法。工妙絕人。

憑空立案。語語為後文張本。謂之突叙法。

風姓單提。下亦用單應揭過。輕重有法。

三篇

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亾乎。幸而

後敗。謂軍敗。

○夏大旱。公欲焚巫尪。巫尪。女巫也。主祈禱。請雨者。或以為尪非巫也。瘠病之人。

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為之旱。是以公欲焚之。尪。烏黃反。臧文仲曰。非

早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穡。儉也。勸分。有無相濟。按穡。與善通。故訓為儉。然與貶食省用。復林註。此其務也。以稼穡為先務。如今貨種借牛之類。可從。

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

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不傷害民。

○秋。諸侯會宋公子。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

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

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為二十二年戰泓傳。○林子魚

見宋公得釋。殊無戒懼之心。知其猶貪諸侯禍尚未已。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主

也。大皞。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任。今任城縣也。顓臾。在泰山南武陽縣東北。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四國。封建。以服事諸夏。與諸夏同服王事。邾人滅須句。

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須句。成風家。成風為之言於公曰。

○僖公

七

前逐項伏後一筆應既整齊又變化也  
成風語照應本密然文勢似不可住  
合下年傳讀之方有收煞而周禮禮字  
亦有歸結字應法又整中之變矣

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

明祀大皞有濟之祀保安也

蠻夷猶夏周

禍也

此邾滅須句而日蠻夷昭二十三年叔孫豹曰邾又夷也然則邾雖曹姓之國迫近諸戎雜用夷禮故極言之猶夏亂諸夏○豹當作媾傳寫誤也

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脩

祀紆禍也

紆解也為明年伐邾傳

經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須句雖別國而削弱不能自通

為魯私屬若額臾之比魯謂之社稷之臣故滅奔及反其君皆略不備書唯書伐邾取須句○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為利一以取書之是故雖邾滅須句須句于來奔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書取須句莒著丘公立而不撫邾邾叛而來書取邾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升陘魯地邾人縣公胄于魚門故深恥之

不言公又不言師敗績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泓水名宋伐鄭楚救之故戰也楚告命不以主師人數故略稱人

傳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

得恤寡小之禮

○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

此矣

怒鄭至楚故伐之為下泓戰起

○初平王之東遷也

從此叙起罪在上也蓋平遷而戎隨之矣周幽王為犬戎所滅平王嗣立故東遷洛邑

辛有適

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

辛有周大夫伊川周地伊水也

曰不及百

司隸威儀千古同嘆耳

應上呼下只一語而寫盡撫膺扼腕之神

一點便足不更着詞文有即叙即結者此類是也讀者得其信止神行之妙可以隅反矣

將逃起遂逃結凡寫五歸字與子歸乎一筆開山下兩層下欲歸順頂歸字一層從歸倒頂與字一層不敢從順結從歸不敢言倒結欲歸一筆結上兩層呼應又勻又密用法入化

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被髮而祭有象夷狄正義曰先亡中國之禮

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

遂從戎號至今為陸渾縣也計此去辛有過百年而云不及百年傳舉其事驗不必其年信正義曰十

一年傳稱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則伊洛先有戎矣而以今始遷戎為辛有言驗者蓋今始居被髮祭野之處

耳

晉大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設波湯言其將能乎子圉真奴才也

嬴氏秦所妻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子圉懷嬴也

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婢子婦人之卑稱也曲禮云夫人

自稱于其君曰小童世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婦以下自稱曰婢子

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傳終史蘇之古

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富辰周大夫大叔王詩子帶十二年奔齊

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詩小雅言王者為政先和協近親則昏姻甚相歸附也隣

猶近也孔甚也云旋也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

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名之也傳終仲湫之言也為二十

四年天王出居于鄭起按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忘其十年于不十年王弗召也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也甲小

忠恕之言直作勸親親註疏然妙在只就詩點醒絕不費辭論事極爽解經極活

末掉此筆不是譏王名亂乃是罪帶負恩也

兩路夾說而平側順逆筆端變化因卑邾故不設備兩語本是通說故前用

對講後用單收歸重無謂邪小作倒煞  
之筆曲折波宕綽有風神  
提句用順引詩却用逆斷語于頂詩則  
為逆于應提又為順單掉小國復用逆  
無一筆直

兩小國相映有精以小畢小乃尤非也

結句寫出他小而毒處絕倒

此是左氏開手第一篇駁難文字看其  
層層挾搨一轉一緊臨了却作宕漾之  
筆於緊處得鬆尤能令意味悠然有餘  
也

起處一段絕妙伏筆下將戰字已是蟻  
臂當車全不審時量力及至臨戰反又  
迂濶起來可笑之甚也固諫語語先手  
見得依你一肚皮迂濶論頭便當索性  
安分守己不必強出頭討苦喫耳此正  
通篇高一層跌跌得力處併下文不如  
勿傷不如服焉都隱隱照起左氏總無  
胡筆

公說一遍子魚亦說得兩遍只因分合  
順逆平側手法不同便令讀者駭其多  
驚其變耳如此處四項作三層寫上二  
項省用合下二項主用分子魚語第一

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詩

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詩小雅言常戒懼又曰敬

之敬之天維顯思顯明也思猶辭也命不易哉周頌言有國宜敬戒天明

臨下奉承其命甚難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

小國乎君其無謂邪小蠶蠶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

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

縣諸魚門曹兕黎魚門邾城門○蠶俗作蜂蠶勅邁勅戒二反正義通俗文云蠶長尾謂之蠶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

棄商久矣君將與之弗可赦也已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言君

與天所棄必不可不如赦楚勿與戰補正曰大司馬即司馬朱鶴齡云按史記宋世家前後皆子魚之言

弗可赦猶書言不可追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伏隘字未盡

水司馬曰子魚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

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

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殲盡

春秋左傳卷六 僖公

遍亦作三層寫而實手倒換分者合之  
合者分之第二遍復說變作四平併上  
段又自爲一倒一順章法圓變之極細  
尋之脈絡一絲不亂驚爲繡出金針何  
在人自齒莽作者豈敢我哉

前文只是未濟未列後忽添出重傷二  
毛伴說行文欲得濃厚故耳但宋公口  
中雖四項平重于叙事終有賓主故前  
段順逆交互以還其平後段平中寓側  
作倒煞歸重之筆以與叙事相應篇法  
細密蒼毫毫無遺憾也 三軍二句忽  
看一離使令文氣歸重下二項妙甚大  
抵頓宕鬆緊全在離處得力  
兩可也明對前不可未可與上亦可  
乎同一迴龍顧祖法蓋恐讀者與重傷  
二毛一平看去不見手筆也嗚呼妙矣

俞寧世曰一日不可一日未可與曹劇  
論戰相似將士莫測襄公胸中有多少  
甲兵及至敗後說出如此腐爛可笑然  
後受于魚痛言更不復能置一辭人徒  
賞其後半篇而不知得神在前半篇也

凡分叙合斷乃是常格此文兩對直起  
前晨事既以君子斷之後夜事又以叔  
詹斷之末復另以諸侯虛斷總結一筆  
蓋別一章法矣 章法與反自節同

也。正義曰門官亦 國人皆咎公。○咎其 公曰君子

天子虎賁氏之類 不重傷不禽二毛。○二毛頭白有二 古之爲軍也不以

阻隘也。○不因阻隘以求勝。○隘於賣 寡人雖亡國之

餘。宋商紂 不鼓不成列。○恥以 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

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勅強也言楚在險隘不 阻

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雖因阻擊之 且今之勅

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耆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今之

謂與吾競者胡耆元老之稱。○正義曰謚法保民者 艾曰胡胡是老之稱也釋詁曰耆壽也色如浮垢老

人壽 明恥教戰求殺敵也。○明設刑戮 傷未及死如何

勿重。○言尚能 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

焉。○言苟不欲傷殺敵。○三軍以利用也。○爲利興。○補正

利。○金鼓以聲氣也。○鼓以佐士衆之聲氣。○補正曰聲

揚士卒。○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儼可也。○儼

未整陳。○儼仕衛仕減二 反。○說文儼互不齊也

○丙子晨鄭文夫人辛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

鄭文公夫人辛氏楚女姜氏齊女 楚子使師縉示

也柯澤鄭地。○辛彌爾反柯音哥 楚子使師縉示



之俘馘師縉楚樂師也俘所得囚馘所截耳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

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闕門戎事不邇女器邇近也器物也

言俘馘非近婦人之物補正傅氏曰戎事尚嚴不近女子所御之物况使婦人至軍中又示以俘馘乎

丁丑楚子入饗于鄭為鄭所饗九獻獻酒而禮畢庭實

旅百庭中所陳品數百也加籩豆六品食物六品加於籩豆籩豆禮食器饗畢

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二姬文芊女也叔詹曰楚

王其不没乎不以壽終為禮卒于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

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言楚子所以師敗城濮終為商臣所

弑

經甲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

城緡○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三同盟○林襄公卒子成公王臣立

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傳例曰不書名未同盟也杞人

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細稱伯至此用夷禮貶稱子○細本又作黜林成公卒弟桓公姑容立

傳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

也十九年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而宋獨不會復召齊人共盟鹿上故今討之

○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終子魚之言得死為幸

已則負德而以責人可乎此俚語所謂踏沉船頭者也

天下僥倖得名且以傳之不朽絕不可解如宋襄居五伯之次亦其一也

子文憐才。自是胸有成竹。故叔伯之疑。其意如響。子玉負之耳。國字接上靖字。生下落一筆。而全神都動手。意極繁。又極圓也。

言外見不可以已之無喜無懼望之若輩也亦太自喜矣

此篇前案後斷。以中間議論為主。不至無赦大概說。而實為狐突作引。下偃就上事而結之。通篇純用短句。一波一折。簡雋輕圓。又另換一番筆意矣。

教字貳字辟字。凡三層。先將教字貳字說透。留辟字另作反復推敲。與下偃語同一推廣泛論。蓋所以回應不至無赦。作斷結。不單指一人一事而言也。兩以遲句。乃一篇大指。總見好殺。不可以立國。凡叙惠懷事。都為重耳伏脈。命無從亡。人之線。乃事之機也。已。孫執升曰。使吳王強于自治。則句踐臥薪嘗膽。亦為徒然。使惠懷善以守國。則重耳在外十九年。且終客死。況于從亡諸人。乃舍已而責人。淫刑以逞。不亦惑乎。

○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戎得臣。子玉也。遂

取焦夷城頓而還。焦今譙縣也。夷一名城父。今譙郡城父縣。二地皆陳邑。頓國今汝陰

南頓。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伯。叔

楚大夫。選呂臣也。以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

無貴仕。貴仕。貴位。其人能靖者與。有幾。言必矜功為亂。不可不賞。補正。邵

氏曰。此倒句也。若曰。其有幾人能靖者與。

○九月晉惠公卒。經在明。懷公命無從。亡人。懷公命無從。亡人

重耳。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

弗名。偃子犯也。期期。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上如字。下音基。

未期而執突。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

以不召子故。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

名委質。貳乃辟也。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則不可以貳辟罪也。○質如字。辟

婢亦反。補正。傅氏曰。質古贄字。管子令諸侯之子

將委質者。皆以雙虎之皮。韋昭註。國語。臣委質于翟

之鼓亦。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

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

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下偃

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周書康誥。言君能大明。則民服。已

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言懷公必無後於晉為

○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成公始行夷禮以終其身故於

卒敗之杞實稱伯仲尼以文敗不書名未同盟也凡

稱子故傳言書曰子以明之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

凡又為國史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盟而

不以辟不敏也敏猶審也同盟然後告名赴者之禮

之宜不同故傳重詳其義

此處讀去似有脫畧然赴以名順頂同盟則知為未同盟而言不然則否何應未同盟則知為同盟而言此等筆法後賢所未能一為彷彿者也

此篇叙議兼行格為明年秦納重耳張本却從頭至尾展叙一遍遂奔狄起乃送諸秦住看其通篇神氣直注末段如群山萬壑赴荆門極天下之奇觀也

歷叙諸國或苦或樂忽而悲涼忽而熱鬧直作絕妙劇本可天生妙事天成妙文惜無能一為洗發之者

第一筆寫公子第二筆便寫從者通篇處處頻點公子即處處陪寫從者最是烘雲托月妙法有時寫公子是寫公子有時寫從者亦是寫公子若無此即嫌于枯寂矣

鋪排公子從者天意人事大段處不必言乃往往夾叙許多婦女及載塊戈逐觀浴揮盥等瑣碎事極絢爛可愛也篇中有極變處有極不變處中間及齊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五年蒲

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

也保猶恃也正義曰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按

罪莫大焉接報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

夙精神顛頡魏武子武子司空季子晉臣曰季也時狐毛

五人賢而有大功正義胥氏臣名食采狄人伐唐

咎如唐咎如赤狄之別種也隗姓獲其二女叔隗

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

及曹及宋及鄭及楚五段一樣提頭將適齊獨用先透過衛只作帶點奔狄處狄兩番提束以詳其始乃送諸秦特着重落以要其終不變則竟不變所以令片段分明要變則又極變所以令錯綜盡致明乎此可以使千騎雲合可以使一塵不驚矣

開于點晉公子所謂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蒲城事已見前此又重提作起則大學仁親為寶之旨從者五人却重在狐趙起手先叙趙衰而重寫子犯末段子犯自謙而重寫趙衰首尾照應勻密直無一字幸意安放者

與作其

處狄十二年而行點得最妙方見出亡非一日事然此後更不紀年若入史公手則當細載之矣踵事增華不可謂史法不謝青于左也乞食載塊極其落莫河水六月極其昌揚事固由苦而樂文亦由淡而濃寫來妙絕懷與安實敗名六個字聖賢豪傑胸中皆不脫此乃出諸女子口中奇絕負羈一段以上事多于文以下文多于事事則看其錯落文則看其精神綺縮繡錯莫可名言之矣

趙衰生盾盾趙宣子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言將死入木不復成嫁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

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言將死入木不復成嫁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

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林懷人之寵與安已之居實足以敗壞功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故怒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賢反裸力果反一戶化反薄如字國語云設微薄而觀之孔晁註微蔽也薄簾也●按照無禮從迫解為長

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若遂以為既卒知孝公不可恃故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重耳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林懷人之寵與安已之居實足以敗壞功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故怒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賢反裸力果反一戶化反薄如字國語云設微薄而觀之孔晁註微蔽也薄簾也●按照無禮從迫解為長

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遂為無禮之首。讀至及。雅知此時。幾同。載。之。厄。自貳。自別。異於曹。乃

饋盤殮寘璧焉。臣無竟外之交。故用盤。藏殮中。不欲令人見。殮音孫。字林云。水澆飯也。看他段段。在得變處。公子受殮。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送贈也。

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啓開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

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蕃息也。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戎狐姬之子。故曰姬出。出奔在外。而天不靖

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

國語。狐偃。趙衰。賈佗。三人皆卿才。宋公孫固言。晉公子父事狐偃。師事趙衰。長事賈佗。晉鄭同儕也。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

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

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

君三舍。若不獲命。三退不得。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

前後敘事極詳。獨敘宋只點得一筆。總甚非此不見錯綜之極則也。  
運段敘去長短濃淡無筆不變然各自片段未見聯絡也。此處著鄭文公亦不禮焉一筆。便令前後兩時生情。開後人細思排叙諸國由衛而秦凡七雖逐段聯絡亦必有大開鑊存焉。看前半衛齊曹三國以衛文公不禮焉作提後半鄭楚秦三國以鄭文公亦不禮焉作提。遙出自左氏者。

遙相對中間以宋襄公做個界畫。猶恐後人未暇細尋其篇法之精。故意將宋事點得極略。寫來恰與九重閣閣旋轉千徑寸之樞相似。奇絕妙絕。乃知于層萬叠必非信手連片掇拾也。自來人好以參差論古文。鄙意獨好以整齊論古文。以此蓋于參差見古人之縱橫。不

如于整齊見古人之精細耳。敢以質之當世好古知文者。處處以從者陪說。僂負羈妻以從者為主。說到公子叔詹以公子為主。說到從者楚子則公子從者對起。而公子單收都是暗寫。末段與前半則子犯趙衰用明寫。此則古文之變化也已。

前兩段俱是旁觀之論。後二段于楚則極寫公子于秦則極寫從者。都是自見

丰采事回愈妙。文乃愈奇。真天地有數大篇。俞寧世云。秦楚是爭伯之國。議論別有氣。酸衛曹鄭是用兵之國。叙述別有波瀾。可為知言。一路得意失意相間而來。至末一步。綸爛一步。那得不為之料絕。

孫敬升曰。左氏一書。頗以成敗論人。然實有細心深識。如晉文將返國。創伯若無一篇聯絡文字。則前後血脉不貫。此十九年。作何着落。今一一叙來。見其出亡在外。受多少侮。遇許多賞。識或賢明之辟。及親面失之。或巾幗之中。反

有其眼。或偶為逸樂所沈。或難掩英雄之本色。寫來咄咄逼人。其必返國。其返國必得諸侯。却從傷負。羈之。與楚子口中說出。而又表晉文始終得力。在從亡數人。此種細心深識。自是獨有千古。宜其於經為臣於史為祖也。

以不授。父命起。以命佐。天子結。特將忠孝大題目。作文字大排場。五請假之。固須得此鋪張揚厲之筆。一結直為後文起本。過接極有聲勢。前面多少波瀾。非此精勁之筆。須收不住。後面多少風雲。非此奇麗之筆。須喝不起。蓋二十八宿羅心胸也。

以與君周旋

弭弓末無緣者。繫以受箭。韃以受弓。屬者也。周旋相追逐也。○弭莫爾反。爾雅

云。弓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屬音燭。蒙古刀反。韃九言反。緣悅綃反。○緣孫炎云。繳束而漆之。李巡曰。骨飾。○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

侯無親。外內惡之。

晉侯。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

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

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

○奉匭沃盥。既而揮之。

○怒曰。秦晉匹也。

何以卑我。

公子懼。降服而囚。

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

于海海。

公賦六月。

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

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首。

以支以紙。二反。說文似羹。魁柄中有道。可注水。盥古緩反。湔薦贊。戕三音。怒曰。秦晉匹也。

何以卑我。匹敵也。公子懼。降服而囚。去上服。自拘囚。以謝之。服云。申意。

于楚子。仲于知已。降服。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于懷嬴。屈于不知已。

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河水。逸詩。義辭也。

于海海。六月。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禮會。因占詩以見意。故言賦詩。斷章也。其趙衰曰。重

全稱詩篇者。多取首章之義。他皆放此。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下階一級。辭公子稽首。

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首。

首。

章言匡王國次章言佐天子故趙衰因通言之為明年秦伯納之張本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襄王也天子以天下為家故所在稱居天子無外而書出者議

王蔽於匹夫之孝不顧天下之重因○晉侯夷吾卒其辟母弟之難書出言其自絕于周

文公定位而後告未同盟而赴以名補正曰疑此錯簡當在二十三年之冬傳曰九月晉惠公卒晉之

九月周之冬也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人也納

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縻從君巡於天

此篇亦叙議兼行格論事則一串論文則可分而為三為二而左氏連貫成篇其結構之妙世都未之詳也以三截看首段正月作領末叙濟河事而中夾子

犯一番妙文中段二月作領總叙入晉事而緊接寺人披一篇妙文末段三月

作領詳叙定晉事而類附頭項一篇妙文此事與文相間成章者以兩截看上

截兩不書不告相呼應而中載子犯公

子之言下截以兩求見兩見之相呼應

而中載除偏定晉之事上以事包文下

以文包事此事與文相錯成章者以一

出有則兩手子犯知罪同心便見通篇

大吉而寺人一段暗應頭項一段明應

心字罪字字對照又恐後人眼光不

到併羈縻二字亦索性照出令首尾結

構了然蓋特特聯作一篇為晉文繼霸報德修怨一生作用張本若離而二三之便不得其作意之所在矣自是一頭兩脚格細看亦可以中段為主子犯

羈馬羈縻馬縻○羈說文馬○臣之罪甚多矣臣猶

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

者有如白水子犯重耳舅也言與舅氏同心之明如

正義曰皆取明白之義言心之明白如日如水也有

投其璧于河所負信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白衰在河

秦伯使公子絳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解縣西北辛丑

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

辰

語以也。頭須語。陪也。譬如觀貝正看成。碧側看成紺。文到化江真非名言可盡耳。

首段。子犯四句。結上一大篇文字。公子兩句。領後來無數文字。然在本章。只是為新法竊藏。蚤作提挈耳。絕妙伏法。深河一段。公于十九年。抑鬱至此。旬日而吐之。文亦筆筆作輕刀快馬之勢。所謂化工肖物者。非耶。前篇叙出亡事。極其鋪排。此篇叙入國事。極其簡徑。乃行文相間相配一定之法。

寺人披語。另作一篇妙文。讀其先虛。虛總冒一筆。以下前六句。答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後六句。答夫祛猶在女。其行。平尤妙。在中間。趁勢夾入。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作轉。候隱將呂卻事。一提。以為疎動口角。輕妙絕倫。字字尖穎。字字醞藉。國策視此。真儻父矣。

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文公之祖。武公廟。戊申使殺懷

公子高梁。不書亦不告也。懷公奔高梁。高梁在平陽。楊縣西南。再發不告者。言外諸侯入。及見殺亦皆須告。乃書于策。

呂卻畏偪。呂甥卻芮。惠公舊臣。故畏為文公所偪害。

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

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

余從狄君。以田芻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

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

也。彼時斬祛之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

知之矣。知君人之道。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

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當一

君為蒲狄之人。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

鉤而使管仲相。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君若易之。何辱命焉。

言君反齊桓。已將行者。甚眾。豈唯刑臣。披奄人。故稱刑臣。公

見之以難告。告呂卻欲焚公宮。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

已丑晦。公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

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穆公女。秦伯送衛



竊藏斬袪天成一對又恰與授壁相欺想見文心之巧

頭須語即借沐作一話頭便與上篇意思迥別此行文另闢蹊徑之法

竊藏求納不用細剖只陳居者行者事君大體亦作者在首尾照應大結局餘不屑屑早首段罪行者末段罪居者起結照應極有情行者甚眾懼者甚眾特遙遙與子犯請從此亡照應真一篇如一句也

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新有呂卻之難國未輯睦故以兵衛文公諸門戶僕

隸之事皆秦卒共之為之紀綱正義曰與晉人為紀綱謂為之首領主帥也綱是維之大繩紀者別理

絲縷補正傳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頭須一氏曰言其可任

須豎左右小史豎上注反披已見前故直從其出也竊藏以逃文公

出凡敘起而辭語及詳須未見前故特敘求見之故盡用以求納之文公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

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

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

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眾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小怨所以

能安眾

○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二子伯儵叔劉文公妻趙

衰生原同屏括樓嬰原屏樓三子之邑趙姬請逆盾與其母

趙姬文公女也盾子餘辭子餘趙衰字姬曰得寵而忘舊

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于公

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

之卿之嫡妻為內子皆非此年事蓋因狄人歸季隗遂終言叔隗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介推文公微臣

晉侯作三軍篇申生略而畢萬詳已是賓主變格今此篇于季隗只點一筆而通身單叙叔隗一邊其無一句回顧起句正句句對起句作激射借賓形主之法至此文而脫化極矣咀華評語最透今備載之

唐錫周曰前篇大書云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何等親熱此云狄人歸季隗于晉何等冷淡嗟乎嬴氏新婦也季隗所美同患難者也晉文公在狄之時細繆燕婉必不少減于文嬴也即文公去狄之時握別依依較之別文嬴而更有加也且二十五年之約猶在耳也豈遂忘之乃一則特地迎歸一則聽其自來公

之滿腔勢利不描自見文妙在只用一筆叙季隗歸晉却反詳叙叔隗一邊寫得極熱鬧便覺一邊極冷落文情之妙正如劉項會于新豐鴻門項莊技舞其意常在沛公也

此與上歸季隗篇一樣意思總譏晉文得國報怨甚疎為世負心人寫一小照但不至如長頸烏喙之甚耳固宜城濮之役魏顛兩人大罵之以晉文起結中間極寫介推母子蓋亦從實見主之法而已  
特標一筆賞從亡者而所記偏不於賞而于不賞又特標一筆曰介之推不言祿亦弗及而當時君之授賞臣之受賞許多可議皆在其中無怪推之極口批駁矣乃讀至中幅又成不言之言讀

綿上

至後幅又成不賞之賞而結處二語且旌善人恰應轉不言祿以志吾過恰應轉祿亦弗及無意結構而局法天成以左氏為化工誰曰不宜  
介意已盡于前求之知之乃是借其母更作挑剔此文字波瀾無此即一覽而盡矣世人皆作實事讀恐失作者之意一部左傳皆作如是觀

此篇是截講格又復說格亦遙對格又同環格以狄伐鄭四字作提通篇却作兩半讀先寫鄭不當伐一層次寫不當以狄伐鄭一層是截講也而上截只是泛論合到鄭又只用虛籠留于下截實講反復申重雖作兩截實只一串也至上虛下實用筆又遙遙相對太上四句

之語 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

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

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

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不義其罪上賞其姦

上下相蒙 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

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

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

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 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

獲以紉 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南有地名綿上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 入滑在 師還又即衛鄭公

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 堵俞彌鄭大夫 二十年

也 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 二千周 鄭伯怨惠王

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事在莊二 又怨襄王之與衛

滑也 怨王助衛 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

為滑請

與庸勳八句對都大概說周公召公與四德四姦對都雙行實說如是三句與周之懿德九句對都是申說今天子與今周德對都用其若何作結語意不同而格調相準若前從周公召公說到鄭後從鄭又抱到周公召公首尾回環用筆圓變不測定非一知半解之所能盡耳。

首段乃一篇文字緣起敘事用陳宏之筆最史公得力處而雙紋如穀播漾生姿特與通體文調相準為尤奇也。

上截從德引入親親却處處以德伴說鄭有德而周不德鄭當親而周不親乃一篇大旨。

周公召公調法相對參差中整齊也前明點親字而不咸則暗貼德字後明點德字而宗族則暗貼親字乃互見法。

亂注同

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無親疏也其

次親親以相及也先親以及疏推恩以成義大上

是以世代言襄二十四年傳立德立功立言以人品言此處照二叔說主世代是昔周公弔

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

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管蔡邴

霍魯衛毛聃邾雍曹滕畢原酆郟文之昭也十六國皆文王

子也管國在滎陽京縣東北雍國在河內山陽縣西畢國在長安縣西北酆國在始平鄠縣東雍于用

反邢晉應韓武之穆也四國皆武王子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韓國在河東郡

界河內野王縣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允也允剛也

西北有邢城陽期思縣高平昌邑縣西有名穆公思周德之不類

茅鄉東郡燕縣西南有胙亭類善也糾收也名穆公

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周卿士名虎名采地扶

風雍縣東南有召亭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

缺召穆公于東都收會宗族常棣棣也鄂鄂然華

棣詩屬外發不韡韡言韡韡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以喻兄弟和睦則強盛而有光輝韡韡然不方九

反韡韡鬼反不朱註作豈不解鄭箋承華者鄂也不當作柎音孚花萼附

也不象萼蒂形與萼通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言致韡

莫如親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言內雖不

兄弟莫如親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言內雖不

下截從鄭遞到狄故從德轉出茲語平而意側蓋兩層終以鄭親為主也雖以鄭親為主但下截自重在不當以狄伐鄭故抱轉周召封建屏藩乃是扯上截伴下截合講之法而未投德衰從茲語氣自垂重狄上作結又因太厚另添民未忘禮兩句以足之調劑適均蓋筆筆有分寸在 其若文武何回應上截仍暗暗歸重親親兩層一綫尤是精細處以乘鄭親以從諸姦八個字是兩截眼目

抱前段申說文氣跌宕與起調相應妙周召不用平應而周公一項反分兩對總之文以聖境參差整齊神化不測耳

上截虛歇下截實煞相對作結章法整齊末句又與前使伯服句相配

孫執升曰鄭於諸姬為近而入春秋以求與王室構怨者惟鄭為甚夫子刪詩而以緇衣為冠倘亦魚麗之義乎俞寧世曰讀前段知禁錮諸王魏之所以亂以孤讀後段知借援外籓唐之所以亂前紆徐後剴切皆千秋龜鑑之言

和猶宜外扞異族之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

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庸用也即聶從昧與頑

用聶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

平惠之勲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出奔號鄭納之是其勲也又有厲宣之親

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棄嬖寵而用三良七年殺嬖叔詹堵叔師叔所謂尊賢暱之四德

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

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詘狄皆

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

建之當周公時故言周之有懿德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

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周公作詩召公

歌之故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

乃不可乎兄弟之道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前有子頹之亂中有

叔帶名狄故其若文武何言將廢文武之功業王弗聽使頹叔

桃子出狄師二子周大夫桃本或作姚亦官音桃

言亦云總詞變周名親與起相應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

乃不可乎兄弟之道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前有子頹之亂中有

叔帶名狄故其若文武何言將廢文武之功業王弗聽使頹叔

桃子出狄師二子周大夫桃本或作姚亦官音桃

言亦云總詞變周名親與起相應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

乃不可乎兄弟之道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前有子頹之亂中有

承前篇來。德狄女后亦一句提。兩層應。而以女后為主。善道物情精透語不在多。

王德狄人是虛景施者未厭二句亦用。虛說而以我實使狄二句虛應之其女。為后是實事女德無極二句亦用實說。而以通隗居溫二句實應之無一筆亂。可也。

此層層斷結格不衷身災以兩語作斷。意亦足矣。又兩引詩以証之一証不衷。

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

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二句頂德狄人勞則望報過

甚二句兩層轉板語狄固貪櫟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志近之

則不知止是遠之則忿怨無已終卑句起下文狄必為患王又

已也已也○憚力南反殺人而取其財耳昭公王子帶也食

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邑于其河南縣西南

有甘水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奔齊在王復

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

王王御士將禦之周禮王之御士十二人正義曰

人掌王之燕令鄭註燕居時之夏官太僕之屬有御僕下七十二

令以親近王故欲為王禦寇此西去之孝也王曰先后其謂我何

先后惠后也誅大叔恐違先后志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欲國

人納之坎欲周地在河南鞏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

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原

皆采到成是親王出適鄭處于汜鄭南汜也在大叔以隗氏居

于溫富辰所不料○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可稱二難十六年殺作怪却好聚鵠冠鵠

一証身。災意已盡矣。又引書以解稱字。小題大做。于無可出色處。偏要寫得濃。至亦左氏本色也。

以地平天成解稱字。開後人唐皇一派文法。

鋪排語。却用簡雋流逸之筆。妙甚。每二字一讀。

分明畏楚。豈為主人翁哉。

俞寧世曰。三代待勝國有加。故歷年長久。寥寥數語。想見忠厚之遺。

兩句句法都有三層古而拗。另一筆墨。

告晉告秦。略其詞而詳其事。以魯為主。既應使來告。難成章法。又為後勤王起本也。引經斷結。恰倒收上三語。無一字落空者。

名聚鷓羽以為冠。非法之。鄭伯聞而惡之。惡其服。非法。使

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閒。君子曰。服之不衷。

身之災也。衷猶適也。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詩曹風刺小人在位。

言彼人之德不稱。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其服。○已音記。

感其子臧之謂矣。詩小雅。詒遺也。感憂也。取其自遺憂。夏書曰。地平天

成稱也。夏書。逸書。地平其化。天成其施。上下相稱為宜。今書大禹謨。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

禮於皇武子。皇武子。鄭卿。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

天子有事。膳焉。有事。祭宗廟也。膳。祭肉。尊之。故賜以祭胾。有喪拜焉。宋弔周喪。

王特拜。謝之。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禮物。事事加厚。善鄭能尊先代。

○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

帶鄙在鄭地汜。曰。鄙。曰。汜。不肯正言。後鄭也。王于此終有芥蒂在。天子謂同姓。諸侯曰叔父。臧文仲

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之羣臣。王使簡

師。父告于晉。使左鄆。父告于秦。二子。周大夫。天子無出書。

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叔帶。襄王同母弟。天子凶。

三條都用禮也。作斷第一禮。勢利也。第二禮苦惱也。第三禮直免意思不過耳。

三得字為線索。得仕則得守。而國可得矣。

服降名禮也。

凶服素服降名稱不穀。林得恐懼修省之禮。

自夏徂冬才來省視耶。當是問王通告秦晉故。

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

鄭大夫省官司具器用。而後聽其私政禮也。

正傅氏日官官司具器具。而後聽其私政禮也。

君後已

之禮

兩得字一順一逆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

夫守謂邢

正卿國子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

為明年滅邢傳

經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丙戌

衛邢同姬

姓惡其親親相滅故稱名罪之。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公卒子成

公鄭立

○宋蕩伯姬來逆婦。

無傳伯姬魯女為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為

其子來逆稱婦姑存之辭。宋殺其大夫。

婦人越竟逆婦非禮故書。○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例為大夫無罪故不稱名。○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故楚圍陳以納頓子不言遂明一事也子。葬衛文。

公無傳。○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地衛文公既葬成公不稱爵者述父之志降名。

從未成君故書子以善之莒慶不稱氏未賜族。

傳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

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為。

傳滅邢事却始終詳叙禮至以其詐以得國上累其君也銘名相映不能留芳百世適以遺臭萬年矣。

此是晉文第一件冠冕事却便露說諳  
全身看子犯之謀先從私說到公復從  
公轉到私已自兩岐識見晉文則純以  
私為主故阪泉之兆王戰得克已合大  
義因于已無涉便又遷就到筮務必有  
利于已而後快戰克王響單就卦義說  
降心逆公則直道破心事而于是辭秦  
逆王踴躍從事矣看來極是有志氣不  
肯讓第一等人與別人做却不知他滿  
肚皮以勤王為求諸侯張本不肯將便  
宜事與別人分也五伯假之晉文尤做  
得徹骨作者蚤為之刻畫一斑矣

一卜一筮分明對局雖前略後詳而中  
間各以吾不堪也且是卦也作一折稱  
停恰勻其起訖之兩兩相對尤顯而易  
見者耳

吾不堪也寫作小讓如傷光景然甚可  
笑較之安知非僕光明麗秘相去天淵

寫得精神奮發又着着有經濟此處却  
要真實本領單靠說論不得五霸不足

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惡其不知恥詐以滅同姓而反銘功于器

音亦說文以手持人臂也今謂臂下脅上為掖因名轉而相生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

莫如勤王勤納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

宣於諸侯今為可矣晉文侯仇為平王使卜偃卜之

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黃帝與神農之後姜氏戰于阪泉之野勝之今

得其兆故公曰吾不堪也文公自以為已當此兆故曰不堪對曰周

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言周德雖衰其命未改今之周王自當帝兆不謂晉

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三三乾下離上大有之睽三三兌下離上

睽大有九三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大有九三爻辭也三

變而為睽為三公而得位變而為兌兌為說得位而說故能為王所宴饗戰克而王饗吉孰大

焉言卜筮且是卦也方更總言二卦之天為澤以當

曰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乾為天兌為澤乾變為兌而上當離離為

日日之在天垂曜在澤天子在上說心在下是降心逆公之象

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言去睽卦還論大有亦有天子降心晉侯辭秦

師而下貨可下辭讓秦師使還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



六亦談何容易耶

此篇承上篇來于神得手時便寫他兩件笑沒趣事亦作者胸中自白過人處也兩對中以王字為眼目而起手叙事連着四王字寫得鄭重先立一篇之案否則臨時擬出即不成章法矣

國語兩篇大文此只以數語括之意足而語峭詳略固各居其勝也王語令之自慚葛語令之自思簡嚴急直中別具婉曲之致亦何煩費辭兩節中特着始啓南陽一筆先收束上截然後跌落下截乃有間架若竟接陽樊不服則不見起伏轉換之妙矣此筆尤中間轉法之極佳者既有勢又有局也

王字為主德字伴說兩對中以順逆為章法各有兩層頓折

以瑣碎之文寫詭秘之事語簡而明筆輕而活國策亦時效此種便苦其濶天分固不可強也

絕妙兵機後人屢用輒效其許多詭秘總以弄計申息二成為主前以盟申息者詐商密後即以降商密者敗申息中二事固以取析陪成反也屬屈只兩人名字貫凡三次點足即用作首尾中三處關鍵細玩可知其篇法之精

溫大叔在左師逆王

○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殺之于隰

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既行饗禮而設醴酒又加之以幣帛

以助勸也請隧弗許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諸侯皆縣柩而下曰王章

也章顯王者與諸侯異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

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温原欒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

陽在晉山南河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蒼葛陽德

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

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取其土而已

○秋秦晉伐郡郡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楚鬪

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鬪克申公子儀屈禦

別邑今南鄉丹水縣戍守也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與

人以圍商密昏而傅焉析楚邑一名白羽今南鄉析

為克析得其囚俘者昏而傅城不欲令宵坎血加書

偽與子儀子邊盟者掘地為坎以埋盟之商密人懼

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林見縛囚故疑取析見盟乃

以秦為主而前陪一管後便附一陳頓皆相配處

本為圍陳納頓作傳却別詳伐都追秦事子玉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矣

分明怕他照陽樊式耳三日一舍推出一片王道模樣聲口亦不怕他不降所謂諂也

請。隨。圍。樊。事。不。類。而。合。為。一。篇。圍。樊。圍。原。事。同。而。反。分。為。兩。篇。可。見。文。章。結。構。剪。裁。聘。搭。之。妙。論。文。不。論。事。也。溫。文。略。帶。得。妙。事。變。而。文。因。之。矣

解紛排難歸美于親衛成初政甚有可觀不奈後之顛倒何也

此事柳州駁之不遺餘力矣然重耳英雄豈全備此當是患難中別有感傷處如載塊受殯幾同啜蹴洗飯不及盃漿正在於此吾家豆粥麥飯竟下光武之泣豈大樹無他勞哉意可想已

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邈以歸商密既降

故得囚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不復言晉者遂圍

陳納頓子于頓為頓

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問

也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

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

原降遷原伯貫于蕞伯貫周守趙衰為原大夫狐溱

為溫大夫狐溱狐毛之子

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

及莒平也莒以元年酈之役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降名以行事故曰

修文公元年十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軍對曰晉趙

之好勃鞞拔也對曰晉趙

○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鞞丁兮反對曰晉趙

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言其廉且仁不忘君也徑猶行也劉炫以徑為經

謂經歷饑餒不待其詞之畢故使處原從披言也衰雖有大功猶簡小善以進之示不遺勞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

盟于向向莒地甯速衛大夫莊子也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

至鄆弗及

公遂齊師遠至齊地故書之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鄆下

○夏齊人伐

我北鄙

孝公未入魯竟先使微者伐之林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自隱以來以兵加我君大夫將皆書人君將書君自文十五年齊懿公始大夫將書大夫自齊高厚始訖春秋唯邾莒書人

人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

公子遂魯卿也乞不保得之辭林乞師始此

內乞師

不書書乞師于楚誌中國之屈于夷狄也正義曰用師必有死傷不可必全得歸本不可謂之假借故皆以乞為名

有不祀之罪故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楚同姓國今建平秭歸縣夔

取穀

○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

緡楚同姓國今建平秭歸縣夔

取穀

○公至自伐齊

無傳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平公

茲平時君之號莒夷無誌

齊師侵我西部討是二盟也

洮盟在前年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

展喜犒師

勞齊師○犒苦報反服虔云以師枯犒故饋之飲食魯語所謂以膏沐犒師是也

使受命于展禽

柳下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

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

言執事不敢斥

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

以一盟討魯却不防魯之以舊盟責齊也此亦相映處

辭令之選巧變無窮大約不外二種一是就其辭而入之一是反其辭而折之此篇之妙乃在兼此兩法悲矣是就其辭則否是反其辭隨口轉變其敏妙不待言恃先王之命乃以一筆擅二妙為尤奇也蓋何恃不恐其意中分明笑我毫無所恃我偏要對他說個有恃便是反其辭而折之他口中又若像問我畢竟有恃我便實對他說個有恃便是就其辭而入之中開將盟辭做個話頭下

其率祖之功。又是就其辭而入之。豈其嗣世云云。又是反其辭而折之一。往一復。蔡花之舌。生花之筆。本強者。奉為換骨金丹可也。

乘其未入而從之。稿師以飾其恐乎。一問前人嘗論之。然刪去衛人伐齊二句。却令未句乃字無着。此未細尋左氏筆法。蓋孝公之還。雖動于辭。令實因國有外寇。赴勢回去。正諺所謂假手脫者。但以伐齊係于此文之後。便不見賢者善辭之效。特輕叙在前。而未以齊疾乃還。一筆應之。若全不係衛師之有無也者。遂令大功歸于儒生。此史家筆削妙用。而又無斧鑿痕。若鹵莽讀去。全不見得耳。因前用君子小人。後亦用君必不。然以配之。皆特與王城篇相犯。而中

哥兩日字寫得無絲毫相似。所謂以犯為避者。非耶。呂甥直說不和妙于突。此又不直說不恐妙于婉直者。使人神。變婉者。使人意移。

林西仲曰。不言魯無以保聚。反謂魯不敢保聚。不言齊肆其毒害。反謂齊必不加害。如此則是魯之士馬。本無藉于飽騰。迎敵又何待以懸。懸青州為憂乎。嚴正中有許多回護。宜其動聽還師也。唐錫周曰。嗣世九年十四字。本唐突齊侯語。疾忙用豈其二字起。而以君必不然四字兜住。籠絡齊侯斟酌盡善。

不能亢宗。而詈其先人者。所在多有。以有疾故。別封却都歸咎在鬼神弗赦。上立言無理而有法。

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月。野

物未成。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在野。則無蔬食之物。所以當恐。補正罄國語作磬。韋昭註。府藏空虛。但有榱梁。如懸磬也。孔

晁云。縣罄。但有榱無覆。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

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

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載。載也。大師。主也。大

兼主司盟之官。補正曰。大師。周之。大師。主司盟官。非大公為之也。桓公是以糾合

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命字職字。

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也。我做邑用

不敢保聚。用此舊盟。故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

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襄仲居東門。故以為

使故。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不臣

事周室。可以此罪責而伐之。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

世孫。夔楚之別封。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

鬼神弗赦。而自臯于夔。熊摯。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別封為夔子。林熊摯即

此二節都為城濮之戰起本。

于敘事中間忽然橫插一筆凡解之竟能以楚代齊于敘事已了忽然橫拖一筆見齊之不能以楚責魯極小文字乃得此兩奇筆先王之命依然盟府而

魯則自食其言齊則受其盛皆可嘆也是作者言外之意不望世人讀而知之耳

楚熊渠之中子紅立為鄂王者也。正義孔晁云。摯熊繹玄孫有疾楚人廢之而立其弟熊廷。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

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成得臣令尹子玉也。夔其常祀而秋楚成得臣鬬宜申。

宋以其善於晉侯也。重耳之出也宋襄公贈馬二十乘。叛楚即晉。

宋自二十四年朝楚為平至是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為二十八年楚子使子玉去宋張本。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進退在

已。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雍本與孝公爭立故

使居穀。楚申公叔侯戍之。為二十八年楚子使申叔去穀張本。桓公之

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言孝公不能撫公族。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預元凱原本。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為李驊天閑增訂

僖公下第七

僖公二十七年春六月庚寅齊侯

春秋左傳卷六終

僖公

三

左編

錢塘 馮李驊天閑  
評輯  
定海 陸 浩大瀛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參評  
同懷杭州陸 偲與臯

男 馮張孫近潢  
翼孫念詒  
九孫思陰  
校輯  
男 陸麟書素文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僖公下第七

經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

昭卒。十九年與魯大夫盟于齊。林孝公卒弟昭公潘立。秋八月乙未葬齊

孝公。無傳三月。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弗地日入八月無乙

子有九年春介葛盧東冬介葛盧未注不稱朝不能行朝禮

西乙巳九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傳言楚子使子玉去宋經書人者恥不得志以微者告猶序諸侯之上楚主兵故○林楚序諸侯上而稱人嫌子楚以霸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宋公與楚有  
好而往會之非後期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

傳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杞先代之後而迫於東夷風俗雜壤言語衣服有時而夷故杞子卒傳言其夷也今稱朝者始於朝禮終而不全異於介葛盧故唯  
公卑杞杞不共也杞用夷禮故賤之  
○夏齊孝公卒有齊愆前年齊再伐魯不廢喪紀禮也弔贈之數

○秋入杞責無禮也責不共也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子文時不為令尹故云使治兵習號

終朝而畢不戮一人終朝自旦及食時也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略

子玉復治兵於蔿子玉為令尹故蔿楚邑終日而畢鞭七人

貫三人耳此以矢貫其耳此言子玉治兵之嚴正義以耳為助句反言其寬矣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賀子玉堪其事蔿賈尚幼後至不賀蔿賈伯嬴孫叔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赦之矣幼少也

起手兩行分明襯托出一賀字來而不定賀之意已伏入蔿賈口先用一筆掃倒然後細細發揮三層六轉每轉以鬆為緊說來字字是不知所賀神理當令滿座為之爽然  
不知所賀言若賀子玉則子玉之不靖也如彼若要賀子則子之失舉也如此若說他治兵終日為能則才不足以勝三百乘雖欲賀之亦烏從而賀之也哉

三層都用何字文法第一個幾何責之

也。第二個何賀問之也。第三個何後反言以請之也。口角又尖又辣。此後生真可畏也。

命選通子玉治兵至殺子玉為一篇評。云命將是勝負之本。為賈論子玉趙衰論卻縠並叙起文有眉目。

此篇為戰城濮起本。不過一蒐乘命帥。專耳。散敘來無可出色。後半篇忽將前事一併重叙。後事一併預提。便令精神團結。光彩絢爛。蓄勢極厚。鍊局極精。又屬宇宙大觀。讀者亦為之鼓舞不倦。豈不奇絕。

左氏文大抵首尾相配。此獨上下迴絕。盡文格之變。然其脈絡抑何融以密也。後半三於是乎二賓一主。作前偶後奇。章法而前半將於是乎蒐于被廬。先作一提。已見埋伏有情。而先軫口中蚤將于是乎在借勢虛喝一筆。振起通篇。尤令首尾呼應一片。其運掉蓋繞乎篇之前。篇之後。躊躇滿志而後奏刀。嗚然者也。豈節節而為之也哉。取威定霸起處。一提一戰而霸結處。一掉提筆如高峰墜石。掉筆如大海迴風。真妙文也。曩評曰。單為霸功。作軍謀帥而首選。乃在說禮敦詩。想古人何等經濟。祭征虜雅歌投壺。年叔子輕裘緩帶。三代而下。儒將風流。都原于此。豈得以霸功而少

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

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

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

不見其入意。正義謂。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

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

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

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不見其入意。正義謂。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

前年楚使申叔。於是乎蒐。侯成穀以偪齊。於是乎蒐。

於被廬。晉常以春蒐禮。改政令。作三軍。公作二軍。今

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

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

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事也。車服以庸。報其勞也。賦猶取也。庸功也。穀胡

文。因伏生之謬。從堯典至允征。凡二十篇。總名曰虞

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時可年五十。卻縠佐



之

後半篇頓挫聯絡極板極圓全在三於  
是乎揮待鬆活以欲用之將用之跌出  
而後用之中間又將可矣乎作一挑別  
字字靈躍一氣趕出結句春水亂流歸  
雲擁樹莫得而名之矣合長句州兵  
兩篇筆法為一耶得不異樣出色  
兩教字于本段自為起結兩霸王于通  
篇共為起結此吾所謂分而為二合而  
為一者

唐錫周曰來春城濮之戰是開書以來  
第一件驚天動地事左氏于一年前預  
作一觀如奇葩未放先見滿庭綠影如

明月未來先見一天珠斗令人游目騁  
懷也 妙批

可儀堂本聯治兵至殺子玉為一篇批  
尾云長篇無提束斷制則散漫平行然  
須奇變為高中段出穀戍數語及君子  
謂是盟二句振起上下文勢是少神  
力

周禮司刺掌三刺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一刺  
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注云  
訊而有罪則殺之訊曰言問臣吏萬民皆言合殺

三篇

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狐毛偃 命趙衰

為卿讓於欒枝先軫欒枝貞子也 欒賓之孫使欒枝將下軍先

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為右荀林父中 晉侯始入

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二十四年子犯曰民未知義未

安其居無義則 於是乎出定襄王 以示事君之義

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

其用宣明也未明於見用之信 正義曰 於是乎伐

原以示之信伐原在二 十五年 民易資者不求豐焉 不詐以

明徵其辭重言 信 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

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蒐順少長 作執秩以正

其官執秩主爵 秩之官 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

穀子玉去宋亦勢如破竹 楚子使申叔去 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謂明年戰城濮

文德教民故也 文德教

經已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再舉晉侯 者曹衛兩

來告林晉文公始圖霸自此至 公子買戍衛不

卒戍刺之踐土凡五書晉侯予晉以霸也 公子買魯大夫子叢也內殺大夫皆書刺 言用周禮三刺之法示不枉濫也公實畏

春秋左傳

卷七 僖公

四

乃始殺之以示不枉濫也

晉殺子叢而誣叢以廢成之罪。楚人救衛。○三月丙

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畀與也。執諸侯當以歸。涼師晉欲怒楚使戰，故

以與宋所謂。○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

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憖。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

戰也。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楚人恥敗，告文略也。○

大崩，曰敗績。○濮音卜，憖魚，觀反。林，城濮衛地。○

楚殺其大夫得臣。子玉違其君命以取。○衛侯出奔

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

莒子，盟于踐土。踐土，鄭地。王子虎臨盟，不同，故不。書衛侯出奔，其弟叔武攝位受盟，非

王命所加，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經

書癸丑，月十八日也。傳書癸亥，月二十八日，經傳必

有。○陳侯如會。無傳，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公朝于

王所。無傳，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所。○林，書朝王。如此，先朝而後盟，是以天子與斯盟也。書盟而

後朝，春秋不以天子與斯盟之辭也。○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復

位曰復歸，晉人感叔武之賢，而復衛侯，衛侯之

入，由於叔武，故以國逆為文。例在成十八年。衛元

咺出奔晉。元咺，衛大夫，雖為叔武訟，失君。臣之節，故無賢文。奔例在宣十年。○陳侯

款卒。無傳，凡四同盟。○林。○秋，杞伯姬來。無傳，莊公

來。○公子遂如齊。無傳。○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

來。○公子遂如齊。無傳。○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

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例在九年宋

襄公稱子自在本班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陳懷公稱子而在鄭上傳無義例蓋主會所次非褒貶也

○天王狩于河陽

晉地今河內有河陽縣晉實名王為其辭逆而意順故經以王狩為

辭○林晉侯名王以諸侯見是先狩而後會也春秋

先書會後書狩者書狩而後會是以天子與斯會也

先書會後書狩春秋不

壬申公朝于王所

王申十月十日有日

而無月○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稱人以執罪及民也例在成十

五年諸侯不得相治故歸之京師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元咺與衛侯訟得勝

而歸從國逆例者明衛侯無道於民國人與元咺

○諸侯遂圍許

會溫諸侯也許此再

會不至故因

曹伯襄復歸于曹

晉感侯孺之言而復曹伯故從國逆例

會共伐之

遂會諸侯圍許

言遂得復而行不歸國也

所謂以曹為首也

分明尋事曹在衛

傳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

東故衛人

弗許還自南河濟

從汲郡南渡侵曹伐衛正月戊申

取五鹿

五鹿衛地○二月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晉臣佐

下軍上德也

先軫以下軍佐趙將中軍故曰上德晉臣司空季子

晉侯齊侯盟

于斂孟

斂孟衛地○斂音廉又力檢反

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

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

此篇本叙城濮之戰。而始于曹衛之伐。終于踐土之盟。凡分四大節。自首段至舟之僑為戎右止。叙侵曹伐衛事為城濮。作引末段至于衛奔起。叙享觀會盟事為城濮作結。中間宋人告急。至癸酉而還。正叙其事。而開手特書一句上德也。着末亦特結一筆。曰能以德攻首尾照應精神多許。事直作一句讀。中幅以次於城濮。癸酉而還。分讀上半。叙謀下半。叙事上半。又分兩層。前層公悅。分田與宋。而子玉不肯去。宋後層公悅。私許絕楚。而子玉不肯退師。下半亦

分兩層前層聽誦夢搏相對而詳寫請戰之辭後層有禮無晉相對而正寫接戰之事雖參差不齊其間架固秩然也

首段侵曹伐衛總提以下先叙伐衛次叙伐曹子衛則先透楚字一筆子曹則先透報字一筆蚤為中幅提頭其用筆審細如此本為伐曹却先伐衛起侵曹伐衛兩句搭叙甚奇與後胥臣子玉對叙句法同結二語亦是此法蓋以此調安放首尾中三處作章法也

與下圖曹報施都為首尾兩德字作反映之筆勞之不圖報于何有八個字屬殺重耳矣

牛○襄牛

○公子買成衛

晉伐衛衛楚之昏姻魯欲與楚故成衛

楚人救

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

殺一八而兩邊詞好

謂楚

人曰不卒成也

詐告楚人言子叢不終成事而歸故殺之殺子叢在楚救衛下經在上者

救衛赴晚至

正義蘇氏曰告晉則云買比來成衛今不使終其成事是以殺之告楚則云比令買成衛

買不終成事

攻曹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

是以殺之

城門 曹人尸諸

城上 ○磔晉死人於城

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

於墓 輿衆也合墓為將發冢稱舉也

師遷焉曹人兇懼 遷至曹人墓兇兇恐

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

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僂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

且曰獻狀 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棺古患反○棺字宜連上讀 令

無入僂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 報施壁魏犇顛之施

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 二子各有從亡之勞 魏僂負羈氏

魏犇傷於曾公欲殺之而愛其材 材使問

且視之病將殺之 如病則將殺之林註視其傷曾之病將待其復命

魏犇束曾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 言不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距躍趨越也曲踊跳踊也

夫子以論目重耳朱註特舉此事為証  
今細讀之大畧有三總以欲戰為主其  
始恐戰之無助則以喜賂怒頡之策激  
齊秦而不虞楚子之去也其既屈于宛  
春之三施則以私許執使之策激子玉  
而又碍于楚惠之將為口實也於是終  
以君退臣犯之策坐楚以曲而可以唯  
我之欲矣着着暗籌盡情其餘藏頭露  
尾莫可枚舉非左氏二十分靈心妙腕  
亦須描摹不出快甚  
此文雖上一戰而霸來決意戰楚但可  
恨楚惠碍于宛前年以我欲戰矣何為

眼目而下文能無戰乎既戰圖之反覆  
惟敵必養得于戰一毫無失而後快後  
半以若楚惠何句為眼目而下文小惠  
大恥君惠敢忘又反復推敵必洗得于  
惠一毫無妨而後快而微楚之惠不及  
此則上半于子犯口中先透一筆戰而  
捷不如戰也則下半于欒犯口中復帶  
一筆將戰與惠兩項合來並行不背方  
得放心說個其可用也真和盤托出矣

邁正義勵勉也以傷病故勉力為之補正郤氏  
日距躍直跳曲踴橫跳百猶肝陌之陌三陌蓋躍踴  
之度大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  
約有此舟之僑故號臣閔二年奔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

右晉以代魏犇為先歸張本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

告急門尹般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與晉告楚不

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未肯先軫曰使宋舍

我而賂齊秦齊秦藉之告楚假借齊秦我執曹君

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不許

之喜賂怒頡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

頑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

申申在方城使申叔去穀二十六六年使子玉去宋曰

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晉侯牛

而亡亡十九年而反凡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

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公在故曰天假之年而除其

害除惠懷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無

過分軍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

志兵書晉之謂矣謂今與晉遇子玉使伯勞請戰伯勞子越

當用此三志

伯勞子越

伯勞子越

伯勞子越

伯勞子越

鍾伯敬曰。晉之伐曹衛者。收曹衛而楚之庇曹衛者。反以失曹衛。用與國用敵國。又用敵國之與國。其繩索收放。皆在我。諱則譎矣。然而不可謂不妙也。俞寧世曰。齊桓既沒。楚勢益橫。若無晉文。天下皆為楚矣。自此戰後。晉為諸侯盟主者百有餘年。雖南北相持。而楚終不得志。及晉之衰。而楚亦弱。則此一戰之功。所關豈小哉。

此之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閒執猶塞也。讒

慝。若薦賈之言。謂子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

若敖之六卒實從之。楚子還申遣此兵以就前圍宋之眾。楚有左右廣。又大子有宮

甲分取以給之。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

之祖也。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廣。子曠反。鄭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

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衛侯未出竟。曹伯見執在宋已失位。故言復衛封曹

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君取一以釋宋圍。惠晉侯臣取

二。復曹衛不可失矣。言可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

為已功。

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

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

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

私許復曹衛以攜之。楚而後復之。攜離也。執宛春以

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

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

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

曰。帥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耳。

退舍報楚。雖是踐言。究竟是一件過意不去的事。篇中處處作綿針泥刺之筆。如首尾兩德字。何等冠冕。中間楚子亦

許之為有德。究其所謂德者，不過情偽。盡知而已。明明背惠，充讎卻托之乎。漢陽諸姬，若說皆獎王室，則又明明供稱。必得諸侯細玩子玉兩番請戰，句句有意。思有辭令，試將子犯樂枝兩惠字移在子玉口中，而益以韓原公孫之對不知，面赤多少。作者特為藏拙，但微露圭角，使人得之意象之表。至于含舊謀新，分明冷諷，伏已監腦，分明心虛。子犯雖復替他解釋，按之都係勉強支吾。尤如在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傀儡，而首尾偏以上德德攻極口稱贊，把無數詭計負心一齊購過。晉文則腹中鱗甲，左氏亦皮裡陽秋，極變詐之事故，須得此極巧妙之文也。此之謂化工竹物而已矣。

過楚，楚成王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一舍三十里，初楚子云若反國，何以報我，故以退三舍為報。背惠食言，以亢其讎。亢猶當也，讎謂楚也。正義尚書湯誓云：朕不食言，孔註：食盡其言，偽不實也。蓋言而不行，如食之消散，是偽言也。故爾雅訓食為偽。我曲楚直，其眾素飽，不可謂老。直氣盈飽。正義曰：素訓為空，忿怒之深，氣盈飽也。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此處忽叙齊秦之師，則宋之略楚之國歸父崔天齊大夫也。小子，於秦反。楚師背鄆而舍。鄆，丘陵名，險阻地。

晉軍作三遍寫第一遍，承蒐被廬一陞。一補便見六卿無缺。第二遍叙次城濮，有主有客，全虧諸侯同仇。第三遍叙登有莘，伐木益兵，一似七百猶少。楚軍却只寫得兩遍，前則曰西廣東宮，若教六卒後亦曰中軍六卒，左右陳蔡而已。未獨找一筆曰收其卒而止，故不敗。隱隱見子玉之能，晉徒以多勝少，而非真能以德攻也。激射之妙，都在無字句處耳。

文章妙用全在多作開合。此篇則開合之至奇極變者，如齊秦未可則一開宋人之界，則一合。楚子入申則一開，伯勞請戰則一合。宛春告釋又一開，曹衛告絕又一合。至子玉怒從晉師竟可合矣。又退三舍著實一開，使讀者一閃一閃。

○林此所謂君退臣犯也。正義曰：蓋丘陵名，鄆其處有險阻。晉侯患之，聽與人之誦，恐眾畏險，故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高平誦聽其歌誦。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高平喻晉君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每亡回梅對二反。田美也，說文：每，艸盛上出，从艸。公疑焉。疑眾謂已母聲，謀叶梅。背舊謀新。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國外河而內山。公曰：若楚惠何？樂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貞子，樂枝也。水北曰陽，姬姓之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在漢北者，楚盡滅之。晉侯夢與楚子搏，搏手楚子伏已而盪其腦。盪，徒也。○盪音搏。

右統  
急不得就方纔落到次于城濮以為今  
而後可以徑寫戰事矣忽然接寫晉侯  
聽誦而疑則又開再寫夢搏而懼則又  
開然後跌落關勃請戰晉侯觀師着實  
一合而以叙戰終焉一路無數峰巒層  
層起伏文章鉅觀其是之謂乎

此段正叙戰事。蒙虎設旆。曳柴。是一類。  
橫擊夾攻。是一類。前奇後偶。用三層寫。

此段正叙戰事。蒙虎設旆。曳柴。是一類。  
橫擊夾攻。是一類。前奇後偶。用三層寫。

看和之傳

古。堯。子。答。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  
所。答。二。反。

柔。之。矣。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  
補。正。范。守。已。曰。鹽。者。苦。鹽。之。名。詩。云。王。事。靡。盬。勉。之。  
使。無。以。為。苦。也。此。鹽。腦。當。是。以。鹽。揉。入。腦。中。故。曰。我。  
且。柔。之。按。此。二。段。都。跟。上。退。舍。來。言。以。子。玉。使。鬪。  
退。為。進。以。柔。克。剛。也。否。則。兩。註。皆。欠。明。

勃。請。戰。鬪。勃。楚。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  
臣。與。寓。目。焉。寓。寄。也。林。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  
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  
當。君。乎。既。不。獲。命。矣。不。獲。相。愛。得。妙。托。大。得。妙。  
止。命。敢。煩。大。夫。謂。互。三。子。執。令。

成。勅。子。玉。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詰。朝。平。旦。晉。車。  
子。西。之。屬。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詰。朝。平。旦。晉。車。  
七。百。乘。鞞。鞞。鞞。鞞。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曰。鞞。在。胸。  
修。備。鞞。許。見。去。見。二。反。鞞。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  
以。亦。反。鞞。於。枝。反。鞞。音。半。有。莘。故。國。名。少。長。猶。言。大。  
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小。林。少。者。在。前。長。者。在。  
後。如。軍。禮。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伐。木。以。益。攻。戰。之。已。已。  
禮。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伐。木。以。益。攻。戰。之。已。已。  
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  
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  
將。右。子。西。關。宜。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

相。快。成。趣。子。西。關。宜。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

子。西。關。宜。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

子。西。關。宜。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

子。西。關。宜。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

子。西。關。宜。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

子。西。關。宜。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

子。西。關。宜。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

子。西。關。宜。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

子。西。關。宜。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

子。西。關。宜。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

子。西。關。宜。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

子。西。關。宜。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

子。西。關。宜。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

子。西。關。宜。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

子。西。關。宜。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

子。西。關。宜。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

子。西。關。宜。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

子。西。關。宜。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

子。西。關。宜。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



出卻亦三點楚師夾叙其中事則震耳駭目文則錦簇花團左氏叙戰已得救篇至此大展才情縱橫獨出矣前子玉云與君之士戲此則竟是戲戰矣奇妙至此

晉師不叙齊秦楚師不叙東西皆作者故為此詳畧隱見之筆以娛我後人使得之筆墨之外也陳家珍曰太史公寫楚漢相持處即如身親戰地對此筆筆寫生則又嗟乎後矣

名陵城濮服楚等耳而聲勢赫奕鋪排絢爛比小白冠冕十分所謂踵事增華讀者亦可以觀世變也城濮之戰寫得極其奇妙然不過數行而止文却于未戰之前作無數翻騰于既戰之後作無數鋪襯節節誇張遙遙與亡本末一篇照耀生色大為十九年艱苦備嘗人吐氣昔人云左傳出自晉人手筆故寫晉事特詳理或然耳

一路散散叙來却用開筆兩兩照應聯絡如前寫分曹之謀而曰公說云云後寫私復之謀而曰公說云云前寫使伯勞請戰于楚後寫使鬬勃請戰于晉前寫與人之謀後寫與人之誦前寫曹衛之師而夾寫子叢戍衛後寫城濮之戰而夾寫鄭伯致師皆纏帶成趣無此即枯直無致矣

奔楚右師潰陳蔡屬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而退使若下軍將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曳柴起塵楚師馳大將稍却下軍將之原軫卻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設伏之師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三軍唯中軍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穀三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衡雍鄭地今滎陽卷縣襄王開晉鄉役之三月城濮役之前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

人九行成于晉子人氏九名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總提之筆駟介百乘徒兵千駟介四馬被甲徒兵步卒鄭伯傅王用平禮也既饗傅相也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巳酉王享醴命晉侯宥又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以策書命晉侯為伯也周禮九命作伯尹氏王子虎皆王卿士也叔與父大夫也三官命之以寵晉九命周禮云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大輅金輅戎輅九命作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大輅金輅戎輅九命作伯

各有服。○林祭祀所乘，其服驚冕，兵事所乘，其服韋弁。

形弓一，形矢百，旅弓矢

千。○旅音盧。相鬯一，卣。相黑黍鬯，香酒所以降神，卣器名。

○卣音酉，又音由。爾雅云：中尊也。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逃王慝。

逃之。○逃，於王者糾而遠之。○逃，勅歷反。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

天子之丕顯休命。○稽首，首至地，丕，大也，休，美也。受策以出，出入三

觀。○出入，猶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見王。○補正，邵氏曰：始至而見一觀也，享醴受策二觀也，去而辭三

觀也。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自襄牛出，使元咺奉

叔武以受盟。○奉使攝君事。○林元咺，衛大夫，叔武，衛侯弟。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

害也。○諸侯于王庭，踐土宮之庭，書。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

變也。○及而立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合義。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以文德教民

也。○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弁，以鹿子皮

而名，次之以飾弁及纓。○瓊，求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

○孟諸，宋蕞澤水草之交。曰

而意仍通者，尤妙在上半未之服也。

此篇傳殺得臣事，作兩截讀。上半寫先戰，拂神之祐愛物而爲好我者，所恨下

半寫既敗受君之責自裁而爲先我者，所快本各開說而上下兩已字兩民字

兩相映帶三敗字又借作聯絡蓋帶截

而意仍通者尤妙在上半未之服也

此篇以衛始以衛終以欽孟之盟始以踐上之盟終亦首尾相顧處

末二句一勾結盟語一句結通篇却用

牽上搭下之筆借作雙收與起處侵曹

伐衛中間胥臣當陳蔡子玉將中軍同

一筆意蓋又一章法細思此篇必得

此雙調方收得住看他舊頃烟波至此

泚然而止筆力千鈞

此篇傳殺得臣事作兩截讀上半寫先

戰拂神之祐愛物而爲好我者所恨下

半寫既敗受君之責自裁而爲先我者

所快本各開說而上下兩已字兩民字

兩相映帶三敗字又借作聯絡蓋帶截

而意仍通者尤妙在上半未之服也

左結  
弗致也。與下。半而後喜。可知也。調法。相  
應。都是。以文貫事。章法。乃一綫也。  
正而罪。子玉。作意。却刺。晉侯。蓋子玉。固  
有可死之道。然以行詐。負心之重耳。死  
子玉。則子玉。不受起。手弗致也。隱隱見  
他。剛正。結語。抑呂臣。所以揚子玉。而出  
子玉。乃所以入。晉侯。喜可知。莫余毒。句  
句。倒映。出前。面許多。臥不安席。自慚。形  
穢。意思。來作者。極寫。晉文之。謫。至此。猶  
作。此筆。真言。有盡。而意。無窮。也已。

庶○庶○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大心子玉之  
通作濱。弗聽。榮黃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  
之族。子玉剛愎。故因。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  
榮黃榮黃榮季也。  
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  
以附百姓之。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合尹。合尹其  
願。濟師之理。  
不勤民。實自敗也。盡心盡力。無。既敗。王使謂之曰。大  
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玉  
而死。言何以見其父老。  
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  
孫伯即大心。子玉子也。二子以此  
及連穀而死。至連穀王  
答王使言欲令子玉往就君戮。

徐揚賁曰。文貴察聲喜怒。皆肖其聲。此  
結有喜聲傳出。

此篇寫衛君。臣始終不協。為訟晉執歸。  
張本。以元咺為主。蓋死濮之盟。原只要  
調停。一元咺元咺安。則叔武安。而國人  
不待言耳。而不虞又重之。以前驅之殺  
也。適授之以口實矣。而使殺之時。特激  
射見。雖殺歛大。而殺子之怨未之肯忘。

無放命。故自殺也。文十年傳曰。城濮之役。王使止子  
王曰。無死不及。子西亦自殺。溢而縣絕。故得不死。王  
特別遣追前使。連穀楚地。殺得臣。經在踐土盟上。傳  
在下者。說○事畢而次。及楚屬文之宜。○穀胡木反  
溢一賜於。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喜見於顏色。  
計二反。補正曰。古人多  
以見為知。呂氏春秋。文侯不。曰。莫余毒也。已。為呂臣  
悅。知于顏色。註。知猶見也。  
實為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言其自守。  
○或訴元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  
殺之。角元。無大志。  
六月。晉人復衛侯。以叔武受盟於踐。甯武子與衛  
夷。甯武子與衛

甯子不得而與之也。辜負一片苦心亦辜負一篇妙文。

文作兩截讀上半居者無懼其罪下半公知其無罪緊相呼應又起手敘句已為末段伏案中。間盟語乃是承上起下以中權貫首尾章法絕佳。宛濮之盟乍看謂是解釋前文再看乃是逆跌後文讀者眼光直注下半篇文字乃見作者結構之妙。間盟不貳句轉換最佳。然得上文足便跌得下文起也。古氏極于此等處着精神。本傳元匣中間却詳叙甯子盟甯子先蚤為忠而免之伏脈。史有甲事得乙為貫穿則乙事即見于甲傳中。乃反客為主之法。如信陵之侯生平原之毛先生皆是也。

君疏本作公

本評以或為疑獄大為訴人未確

九事頭多者都以另提法補寫如河神篇補寫子玉敗績文尾宛濮篇補寫衛侯奔楚文尾此篇乃補寫伐木益兵文尾而各有一樣另提法連類而觀得史一班矣。為三罪結案中。間却夾叙許多大事亦史家越筆帶叙之法。三罪

人盟于宛濮

武子甯俞也。陳留長垣。縣西南有宛亭。近濮水。

曰天禍衛國君

臣不協以及此憂也

不協故不和也。衛侯欲與楚國人

今天誘其衷

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

行者誰扞牧圉

牛曰牧。馬曰圉。

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

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

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以惡明神先君

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甯俞之忠衛侯

所以書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將守門以為使

也與之乘而入。欲速故先入欲安喻國人。公子欲大

華仲前驅。衛侯遂驅奄甯子。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

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

之。公以叔武。獸犬走出。公便殺之元咺出奔

晉。叔武故至晉愬之。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大旆旗名繫旒。祁瞞奸命

妾遁逃則。亾大旆之左旃。日旃通帛日旃。祁瞞奸命

掌此二事而不修為。司馬殺之以狎于諸侯使茅茷

奸軍令。好音于。倍公。左

一殺于未戰之前。一殺于方戰之際。一殺于既還之日。而總叙于振旅之後。事斷而文聯。此史家之常例也。奸命先歸。是整齊法。夾叙獻俘等。是參差法師。旋振旅。又是牽上搭下對法。

前文少長有禮。其可用也。說得軍容何等整齊。却于前著一頓。于後又表一和。瞞舟僑漏出許多。敗缺都是反刺之筆。與河神篇作意正同。

此篇亦啗起啗結。中以甯子相形。蓋衛侯非啗不執。非俞不復。兩人正相反也。

連宛漢蕭便。都是以兩人相反為合傳之法。

明是元咺誣衛侯。而曰衛侯與元咺訟。不與元咺得訟。衛侯也。殺為誰殺。則為誰別。免為誰免。乃至衛侯之執。為誰執。蓋特特蔽過晉侯二字。不與晉侯得執。衛侯也。此便是左氏書法。

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之僑也。

士會隨武子。士蔦。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愷也。愷開在反。正義。獻俘授馘。飲至大賞。授數也。獻楚俘。兵樂曰愷。今通作凱。徵會討貳。徵名諸侯將。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廟。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顛。舟之僑。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大。雅言賞刑不失。則中國受惠。四方安靖。侯。冬會于溫。討不服也。討衛。衛侯與元咺訟。爭殺叔武。

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顛。舟之僑。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大。雅言賞刑不失。則中國受惠。四方安靖。侯。冬會于溫。討不服也。討衛。衛侯與元咺訟。爭殺叔武。

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大士。治獄。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宜與其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為主。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傳曰。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坐獄於王庭。各不身親。蓋今長吏有罪。先驗吏卒之義也。○坐。一音才臥。反。晉不右。故。衛侯不勝。辭屈。殺士榮。則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深室。別。甯子職納。為囚室。橐籥焉。橐籥。虞也。言其忠至所慮者深。○補正曰。蓋以饗置橐中。正義云。橐以盛衣。亦以盛食。宣二年傳。為箒食與肉。寘之橐。以與之。是也。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瑕。衛公子適也。

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大士。治獄。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宜與其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為主。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傳曰。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坐獄於王庭。各不身親。蓋今長吏有罪。先驗吏卒之義也。○坐。一音才臥。反。晉不右。故。衛侯不勝。辭屈。殺士榮。則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深室。別。甯子職納。為囚室。橐籥焉。橐籥。虞也。言其忠至所慮者深。○補正曰。蓋以饗置橐中。正義云。橐以盛衣。亦以盛食。宣二年傳。為箒食與肉。寘之橐。以與之。是也。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瑕。衛公子適也。

子衛立公子瑕。瑕。衛公子適也。

左編

名王本重使狩。故特用重筆。而以諸侯見。只用輕筆。帶之解經。亦用一輕一重之筆。兩且字。正相配也。  
先述夫子之言。又推夫子之意。經是創筆。解經亦用創格。此等處。故須鄭重出之。前篇深沒。晉侯此篇。特提晉侯一。是隱削其權。一是明正其罪。而文法之變。即在其中。妙哉。

此節完私許復曹事。許復告絕。借以頌楚事。過轍忘。亦是晉侯一件疚心之事。

將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一直提破。管如脂。後下針鼻。贅不應手。而脫乎。或謂全不似筮史語。以不照顧。以曹為解。為奇。則古者師箴工諫。盡人得規。明明教他。借端發藥。正不必作藏頭露尾。伎倆也。通篇正須看其直捷痛快處。能傳以曹為解。正言不諱之神。  
使曰以曹為解。此在侯孺分中。教筮史。大吉下文。卽代筮史作。而見晉侯語。以叙事。通下之筆。作議論。提頭之筆。此為奇絕耳。國策代請說。君等機趣。疑都從此脫化。章法與受命。展禽正同。  
孫執升曰。豎小臣也。而功且復國。然則臣之為功于國者。固不以其位之大小也。侯孺但曰以曹為解。齊桓以下。正為解之辭。此傳文許略互見之妙。

春秋左傳

卷七

三

是會也。晉侯名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晉侯大合諸侯。而欲

尊事天子。以為名義。自嫌強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因得盡羣臣之禮。皆譎而不正之事。補正邵氏曰。

凡天子之出。皆曰狩。順承使狩句。仲尼曰。以臣名君。不可以訓。故

猶幸也。非田獵之狩。此解河陽是。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使若天王自狩。以

以屬晉。非且明德也。隱其名君之闕。欲以明晉之功。德河陽之狩。趙盾之弑。泄治之

罪。皆違凡變例。以起大義。危壬申公朝于王所。執衛

疑之理。故特稱仲尼以明之。侯經

在朝王下。傳在

上者。告執晚。

○丁丑。諸侯圍許。十月十五日。晉侯有疾。曹伯之豎

侯孺貨筮史。豎。掌通內外。使曰。以曹為解。以滅曹為

戶賣反。又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起結都省。邾筮史。見晉侯教字。今君為會而

古買反。四句指出同姓。而不當滅之意。已寓下。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叔振鐸。曹始封。先君唐

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申說滅同姓之非作三層讀。若文王之子。

私許復。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衛已

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可見圍許討亦

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

春秋左傳

卷七 僖公

七

左編

河陽錫命以後居然帝制自為矣較天威咫尺者不啻霄壤宜夫子並衡桓文而獨有所抑歎本意要作三行禦秋其借端也只此一句須分兩筆讀乃得

看禾之傳

先蔑將左行

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帥

擊一

音計

經庚寅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介東夷國也在城陽縣陬縣葛盧介君名

也不稱朝不見公且不能行朝禮雖不見公國賓禮之故書

公至自圍許無傳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翟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曾侯諱盟天子大夫諸侯大夫又違禮盟公侯王子虎違禮下盟故不言

公會又皆稱人秋大雨雹冬介葛盧來

傳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魯縣東南有昌

客舍昌衍而主饋芻米本一連事卻以公在會夾叙其中此亦例註法

平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嫌公行不當致饋故曰禮也

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憇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

經書蔡人而傳無名氏即微者秦小子憇在蔡下者若宋向戌之後會卿不書罪之也

晉侯始霸翼戴天子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諸侯大夫上敵公侯虧禮傷教故貶諸大夫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諱公與盟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諸卿之見貶亦兼有此闕故傳重發之

秋大雨雹為災也

正意渾說餘意卻用細說正意正說餘意卻用反說總不作一筆

春秋三傳

卷之僖公

七

此見左氏聞心妙腕。於瑣屑事都作碎金收拾。一經點化。便成絕世佳文也。牛鳴如何。指辭文偏寫他三遍。實處先于介君口中道出。正說牛鳴。却用虛筆。只以一云字信字括之。識叙斷層層寫到。而無一字犯手。極簡極圓。

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燕

禮也好。好貨也。一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不。知。是。喜。是。悲。

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傳言人聽或通鳥獸之情。

貉隸掌與獸言。鄭玄云夷隸征東夷所獲貉隸。征北夷所獲今介是東夷國土俗故當有知者。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

夫元咺及公子瑕。咺見殺稱名者訟君求直又先歸立公子瑕非國人所與罪之也瑕

立經年未會諸衛侯鄭歸于衛。魯為之請故從諸侯侯故不稱君。納之例。例在成十八年。

晉人秦人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汜南各使微者圍鄭故稱人。汜音凡。秣於是

秦伯私與鄭盟。成鄭而去之。秦晉之怨自此始。介人侵蕭。無。冬天王使

宰周公來聘。周公天子三公兼冢宰也。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如京師報宰周公。林。魯始聘周聘晉。

傳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聞晉之

有鄭虞也。夏狄侵齊。齊晉與國。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衍醫名。晉侯實怨衛侯欲殺而罪不及死故使醫因治疾酖毒。

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甯俞視衛侯衣公為食故得知之。

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雙玉曰穀公本與衛同好

而加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甯俞視衛侯衣公為食故得知之。

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雙玉曰穀公本與衛同好

此亦敘議兼行格妙。在上截先叙後議。下截先議後叙。恰好叙在兩頭。議在中間。事斷而文聯。只三四語而用法之妙如此。

酖衛侯。穉衛侯首尾對寫。可見都是晉侯。今中事中間特着王許之三字。則治之以王矣。與前會溫節同一筆意。

貨醫而僅僅薄酖。此中有多少勉強在不貨其不酖。而徒貨其薄酖。愚之甚忠之甚。

之甚。



此結局衛侯元咺事。看衛成如此舉動。何足以服元咺之心。篇中寫元咺為厲。處不用明筆。只依稀敘殺元咺于殺于。瑕之上。而意自了然。挑燈讀之。使人凜凜也。

此是第一首及間文字。凡用間。必得間而入。起手一行。寫得圍鄭。乃全與秦無涉。便伏一篇立說之根。又用間。不外利害兩端。而極言如此之利。不如極言如彼之害。篇中說利。只一層說害。却用三層。是也用間不可說成爲已之學。須借

箸而陳。居然忠愛篇中。凡九提君字。寫得句句是爲秦謀。不爲已謀。吾舌尚存。雖膏瘞復生。何以易此。

大旨只極言亡鄭之無益。開口提明一句。以下分作兩半讀。前半先申言亡鄭之無益。又翻轉來。極言舍鄭之無害。再挾進一步。先言晉善背秦。再言并當關秦。都是一層緊一層前。半亡鄭以陪鄰。後半關秦以利晉。兩兩相對。一反一復。寫得不唯無益。竟大有損。直截痛快。却步步用一頓一跌。以挑撥之筆。舌之妙。真爲國策開山。然國策有其圖。警無其簡潔雋逸也。

故爲秋。乃釋衛侯。

○衛侯使賂周欵。治廐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元

咺距已。故賂周治。○廐。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子

取母弟。不書殺賤。公入祀先君。周治既服。將命。服卿

也。○適。丁歷反。入廟。周欵先入。及門。遇疾而死。治廐辭。卿。見周欵

受命。○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文公十

不禮。且貳于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此東汜也。在

南。佚之狐言于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

師必退。佚之狐。燭之武。皆鄭大夫。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

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

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不利。焉許之。夜

縋而出。縋。縣城而下。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

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執事亦。越國以

鄙遠。君知其難也。邑。則越晉而難保。焉用亡鄭以陪

鄰。陪。益。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

之往來。共其乏困。行李。使人。昭十三年傳。行理之

命。周語。行理以節。逆之。賈逵云。理

燭武說秦純用抑揚頓跌之筆文字起局收局亦都作一種姿致蓋筆墨各有氣類不如此不成片段

金仁山曰晉文報怨而喜功故邀秦以伐鄭秦穆恃功而嗜利故私鄭以倍晉此一役也結怨交兵者數世晉主真盟失秦之援而為楚所抗自是役始春秋之所憂在楚史記之所憂在秦二者居天下之大勢矣

唐錫周曰驟讀之似無數曲折細按之只是四段若亡鄭若舍鄭且君夫晉何等明書

事截而文遞全在中間轉接處着力既要有勢又要有情如此處一許無與圍鄭一許逆以求成兩兩相對中間使待命于東為束上渡下之筆是也

先虛說一層再實說一層明于虛實之法而文不可勝用矣 奕德獻功又互

左傳

更也小行人也按李東陽資暇錄曰岑古使字孫真書尺亦云古使字从山下人人下子作岑後人轉作李耳一說使人行必有裝鄭當時之治行孟君亦子之治任是行李本義為行理不必作使字解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晉君謂惠公也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朝濟河而夕設版築以距秦言背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秦之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也肆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也肆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也肆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也

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

秦也夫人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秦晉和整而還吾其還也亦去之

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

為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

冬王使周公闕來聘饗有昌歆白黑形鹽

熬稻黑熬黍形鹽鹽形象虎

氣怒也於此當是昌本之氣觸人从欠蜀聲為是

補正曰歆字誤玉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篇作歆祖敢切

齊大正專

卷七 僖公

三

左續

見法。典雅精潔。而氣韻又極生動。短文之聖者。

三層轉折。只用三虛字括之。簡何如也。

春秋左傳

卷十

三

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嘉穀。黍也。以象其文也。鹽虎形。以象武也。五味。當指昌。獸。文王之所嗜也。杜以文武分屬。自黑形。鹽。偶遺此耳。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公既命襄仲聘。周未行。故曰將。

又命自周聘晉。故曰遂。自入春秋。魯始聘晉。故曰初。

經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晉分曹田以賜魯。故不繫曹。不用師徒。故

取。○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龜曰。不從。不吉也。卜郊不吉。故免牲。免猶縱也。

猶三望。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

祭之。魯廢郊天。而修其小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

○林諸侯之有郊禘。東周之僭禮也。魯之郊禘。惠公請之。猶未率。以為常。僖公始作。頌以誇其盛。於是四卜不從。猶三望。故特書以示譏。正義曰。國語註。二

王後祀天地。三辰日月星。非二王後祀分野星辰。山川與公羊謂泰山河海。鄭玄註。淮海岱者異。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無傳。自為其子成昏。○狄圍衛十

有二月。衛遷于帝丘。辟狄難也。帝丘。今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

傳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二十八年。晉文界未定。至是。討曹分其地。竟

乃以賜諸侯。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高平方與縣西北有重鄉城。

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

三續

首尾叙取田如晉事。只用一點之筆。中間却詳叙重館人語及田多少之數。分明以中間作兩頭註脚。結構精嚴。以分曹地也。盡曹地也。為呼應。拜曹田也。趁筆作帶合成章法。

春秋左傳

卷七 僖公

三

兩非禮也。雙起下以禮字總提。而分兩層沈發。并乃字猶字。虛神都見。視公設解。經差為隱秀。兩意前重後輕。故用筆亦前詳後略。未數語最帶得簡雋有致。

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  
文仲不書。請田而已。非聘享會同也。濟水自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  
曹田也。  
襄仲如晉拜。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  
諸侯不得郊。天魯以周公。

故得用天子禮樂。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其必。

時而卜其牲。曰。牛。卜曰。牲。既得吉日。則牛改名曰牲。

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亦無望可也。

忽而三行忽而五軍。寫晉文好大喜功。朝更暮改。徹骨。

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  
二十八年。晉作三下新軍。河東。聞趙衰為卿。二十七年。命趙衰為卿。讓喜縣北有清原。於樂枝。今始從原大夫為新軍。

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  
正義案史記衛世家及

年表。衛從此年以後。歷十九君。積四百二十年。衛成衛元君。乃徙于野王。子角代立。秦廢為庶人。

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

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相。猶。杞。鄫。何。

言杞鄫夏後。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帝。

事。自當祀相。

論不可祀相處。凡作三層批駁。一層緊一層第一層着解在相。第二層着解在帝丘。第三層着解在康叔。不複不漏。然其精細。嘗論絕好文字。只在眼前。唯慧心人俯拾即是。如此文三層。只在起手一行中耳。豈有他繆巧耶。

丘久不祀相。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諸侯受命，非衛所絕。請改祀命。改祀相之命。

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瑕，文公子。傳為納瑕。張本洩駕亦鄭大夫。隱五年洩駕距此九十年，疑非一人。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無傳。文公也。三同盟。衛人侵狄。報前年狄圍衛。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同盟踐土。翟泉。林文公卒。子襄公驪立。晉襄公繼伯。

楚始通。陽處父晉大夫晉楚自春。楚始通。秋以來始交使命為和同。

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殯，窆棺也。曲沃有舊宮焉。窆，彼驗。

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聲自柩出，故曰君命大事。戎事也。卜，偃聞秦密謀，故因柩聲以正衆心。杞子自鄭使告。

晉楚始通春秋又轉一局矣。桓文都以攘楚為名而一終于來盟一終于始通蓋適可而止乃所以自善其霸也夫。

此篇為戰敵起本極寫蹇叔先見之明起手却寫一先見之下偃作引蓋昭定諫師哭師兩段文字以伏筆為提筆也其誰不知暗應將有西師禦師于穀明應擊之大捷于事則各不照會于文則彼此回環于格則一頭兩脚頗似援壁篇章法也。又看此篇分作三段讀以中段且行于里其誰不知二句為主末段哭師明指晉人乃緊承此二句而申言之首段卜。

左續  
偃語却預為知字作註脚事勢毫無影  
響便憑空下此一筆在左氏只是倒插  
法乍讀之恰似一味好奇將小偃寫成  
一脆空護語漢也豈不奇哉

將有西師作提以下潛師勞師出師禦  
飾直至秦師遂東一綫穿落章法絕佳

三十年秦使大  
于秦夫杞子成鄭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管

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  
師以襲遠非所聞也蹇叔秦大夫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

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

將害良善言師勞力竭而無所用必行狂悖之事  
以洩其忿照下滅滑說補正謂所經之國必有背距

之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辭不受名孟明西

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孟明百里孟明視西乞

世族譜以孟明為百里奚之子則姓百里名  
視字孟明也古人之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蹇叔哭

之曰孟子本或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

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合手曰拱言其

○拱九勇反止義以上壽百二十中壽百七十  
○壽百下壽八十淮南子以中壽為七十

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殺殺在洪農澠池縣

尸交反一音豪澠綿善反又殺有二陵焉大阜其南

陵夏后皋之墓也畢夏桀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

也此道在二岐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欽故

而更開北山高道○欽許金反正義何休云其處

險隘一人可要百故文王過之驅馳常若避風雨

哭師凡兩番前一番只一句其詞決絕  
後一番用細囑其詞悲咽中夾以秦伯  
晉語字字着聯合之遂成絕妙文字東  
坡所謂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却不言哭  
亦有妙文也左傳固無妙不備者  
文莫妙于對後段以南陵北陵對寫極  
凄慘文字却寫得極濃至前段只一語  
而以見出不見入作對真乃妙不容言  
解此則無題不可着色耳

末句不惟結出師東門直與首段西師  
相應遂字乃明譏晉知秦謀而秦不知  
晉謀也首尾照應精細至此後人區浪

左編

讀去惜哉。此篇開中以東南西北作點綴亦奇。

春秋左傳

必死是閒以其深。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為明年晉敗秦於殺。

經甲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滅而書入不能有其地。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

敗秦師于殺晉侯諱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告姜戎姜姓之戎在晉南師戎子駒支之先也。

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取訾婁。秋

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大原陽邑縣南有箕城郤缺稱。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

巳公薨于小寢小寢內寢也乙巳十一月十二日經書十二月誤。○隕霜不

殺草李梅實無傳書時失也周十一月今九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草所以為災。補

正日九月十月之交草木黃落之日而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此洪範所謂恒燠者也。○晉人陳

人鄭人伐許

傳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王城之北。

門冑兜鍪兵車并大將御者在中故左右下御不下。趙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

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

此傳秦人入滑事然不重入滑只重鄭必知之見蹇叔之言信也弦高段是外謀已渡武子段是內應已空鄭不可冀只得滅滑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一一收應然此亦非正文只要遇到戰殺作歸結故起處從王孫觀師引入入險必敗

春秋左傳

僖公

源周禮大凡  
云王待諸侯  
禮上公五積侯  
伯四積子三  
積室室皆  
上公五積皆  
餐車

上。塙。二。陵。下。照。因。帥。明。指。晉。人。而。曰。過。  
周。曰。及。滑。偏。不。一。字。及。晉。趙。乘。則。正。在。  
與。頭。滅。滑。則。頗。稱。得。手。却。不。知。墨。經。姜。  
戎。已。徐。起。而。議。其。後。也。是。一。篇。結。上。生。  
下。文。字。論。不。文。作。三。段。讀。中。段。為。主。  
首。段。過。周。起。末。段。滅。滑。正。中。段。上。承。周。  
下。伏。滑。乃。敘。事。聯。絡。之。金。針。也。中。段。  
又。作。兩。半。讀。前。段。知。秦。師。之。來。則。甘。言。  
以。逆。之。後。段。見。秦。成。之。去。則。婉。辭。以。送。  
之。而。前。為。從。者。之。淹。後。為。吾。子。之。行。前。  
一。日。一。夕。後。原。圃。具。圍。都。兩。兩。相。映。成。  
文。又。參。差。又。整。齊。章。法。入。神。至。辭。合。之。  
妙。乃。不。待。言。耳。兩。段。中。間。趁。勢。遞。下。  
叙。事。簡。捷。最。佳。前。段。妙。于。安。頓。後。段。  
妙。于。打。發。前。妙。于。熱。後。妙。于。冷。前。妙。于。  
說。後。妙。于。不。說。破。會。義。刺。使。人。無。

言可各無地自容此種傳妙國策全未  
到也 首段能無敗乎出自王孫秀觀  
末段不可冀也出于孟明自審前有輕  
而無禮兩意後亦有不克不繼兩意皆  
遥遥相配非率爾者 其實首段不過  
為稿師辭成作一引子末段齊宋之奔  
乃順承辭成一篇妙文而結之滅滑之  
還乃倒承稿師一篇妙文而結之非必  
以末段與首段相對作章法也而首尾  
結構自在 論兩兩開說當以孟明語  
連弦高語後因中間避告一氣遞下故  
先以杞子奔齊結過後段而倒以孟明  
遙結前段便令稿師辭成兩文併在一  
處一奔一還兩事併在一處剪裁片段  
之法又可窺見一斑矣  
疏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朝服用車馬及聘事皆  
畢乃去履行至郊公使卿贈觀幣

趙乘示勇。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  
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  
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商行買也乘四韋執韋乃入  
先之。林以輕先重。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  
故獻牛而以四韋先。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  
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  
積。腆厚也淹久也積芻米萊薪。行則備一夕之衛  
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視秦三大則  
束載厲兵秣馬矣。嚴兵待。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  
秦師

久于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資糧也生日餼牽謂  
牛羊豕。性腥曰餼  
生日為吾子之將行也。示知。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  
具圃也。原圃具圃。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使  
成自取麋鹿以為行資令敝邑得閒暇。杞子奔齊逢  
若何猶如何。熒陽中牟縣西有圃田澤。杞子奔齊逢  
孫揚孫奔宋孟明日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  
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  
○臧文仲言于公曰國子為政  
○贈賄。敬審當於事。高國世卿



此是一首過映文字。一面正叙殺師收。應上與師滅滑兩篇文字。一面勤叙三帥。弔動下遂霸西戎。數篇文字。篇中上。半以敗秦于殺為前文。結穴下。半以詩帥。追師為後文。提頭末段。秦伯哭師。孤之罪也。顧上孤之過也。起下大夫何罪。又是顧上。不以一。等又是起下。先收上半篇文字。後收下半篇文字。章法明整之極。而又故意將兩違蹇叔句。縮住起訖。蓋收應前文。是明修棧道。弔動下文。是暗渡陳倉。稍一鹵莽。即墮作者五里霧中矣。

又末段前數句。都算結上。只以末句。避下。亦得。但不知逐句分貼之句。

上半原軫藥枝三番往復。下半文。應先軫孟明亦三番往復。章法最勻。末段單收。兩能雙應。筆法尤妙。

凡文字章法調法。都要句稱。如此篇文。應語與孟明語。俱以兩意。開合作參差。調先軫語在中。獨用整對。而其為死君。

許問

右

二

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于有禮。社稷之衛也。

為公如

齊傳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

藥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

補正。謂忘其先君。猶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

同姓。補正。滑秦則無禮。何施之為。

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

乎。言不可遂發命。違與姜戎。子墨衰經。

以凶服從。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

于殺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

文公。晉於是始墨。

敵之功。如楚之乘廣。文嬴請三帥。

自御戰而先左也。秦秦穆公所妻夫

人。襄公嫡母。曰彼實構吾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

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

公語之。先軫朝。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

于可謂死君子孤之罪也孤之過也首尾各用雙調相應似此結構安得有肥瘠不類之議乎

墨衰素服亦前後相映成趣

俞選從晉文公卒直至此合為一篇評云秦人滑一敗遂叔封穆公晉敗秦一敗遂秦叔哭孟明末以孤違蹇叔收是一頭兩脚文字大段極分明

唐錫周曰戰勝後連忙要葬文公所以

三帥尚未發落即被文嬴乘機而入使三四如脫網之魚此暫字妙義也

孫執升曰文嬴請三帥與穆姬登臺履薪恰相當然惠必殺慶鄭而穆能終用孟明此惠公不能長考晉而穆之所以

遂伯西戎也夫

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暫猶墮

軍實而長寇讎墮許規反無目矣墮毀也不顧而唾公使

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

孟明欲使還拜謝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戮

鼓纍囚繫也殺人以血塗鼓謂之纍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

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意欲報

秦伯素服郊次待之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

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

不以一眚掩大德眚過也

○狄侵齊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在二十二年邾人不設

備秋襄仲復伐邾魯亦因晉喪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

狄子應先點此筆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謂不顧而

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

元言其有面如生初曰季使過冀見冀缺稱其妻

此是兩八合傳體而意有賓主故叙有詳略蓋平中寓側也起處寫冀缺獲狄只輕點一筆而重叙先軫免胄死狄歸元如生似軫主而缺賓也讀至中段乃重叙冀缺本末則軫賓而缺主瞭然矣末段着佈先安頓實筆後結敘主筆平叙置中則輕分明字字有法尤妙在賓主對叙中偏夾入一主中之賓以

元首面如生言其有初曰季使過冀見冀缺稱其妻

隔斷之而又明以再命作一色叙法使人如入九疑莫辨誰為賓主奇甚變甚

因敢供賞功只重首尾兩段中間插入舊事乃補叙法以缺為主而還志映能敬自討映取節兩兩有情是合傳正法

前用該叙此處必用整結不如此不成章法也

首段對寫兩人中段單寫一人末段夾寫三人凡換三樣筆法左氏無變不備此又其一耳

遠歸耶此則闕官詩人所不料也寫得文甚

也野饋曰饋也野饋曰饋也饋于輒反敬相待如賓與之歸

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

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如見承事如祭大賓承事如祭常謹敬也仁之

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公在二十四年對曰舜

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子管敬仲桓之賊也實

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

及也康誥周書詩曰采芣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

可也詩國風也詩非之菜上善下惡食之者文公以

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

且居先軫之了其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晉臣曰舉

卻缺子之功也先茅絕後故取以一命命卻缺為卿

復與之冀還其父亦未有軍行雖登卿位未有軍列

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也

小寢夫人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于路寢

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楚令尹子上侵陳蔡

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三十一年門于桔柣之

瑕奔楚

鄭伯洩駕君臣皆惡自是一薄福人散散叙來筆法必有成片段處人自忽駭耳

此篇極寫陽子有謀使人害怕又使人... 陽子見險與敵共已有欲遁之意但思以遁自處不知以遁處人與其敵果遁而以遁逐之不如敵並不遁而直以遁誤之而誣之也

安肯紆我則用兩路壞法先迫之以濟陳繼激之以老師萬一他竟投鞭而求而後又開口說破既不可犯順又不日急敵于是駕以待之明示以半渡而薄光景令其出于紆我之策而楚遁之宣言乃墮我術中矣一筆中有許大機詐在 此時商臣若在師中夾派之軍定同肥水之捷楚師敗矣不待陽子宣言也可畏哉

補正緩作主一句讀蓋卒哭而耐耐而作主今僖以文元年四月葬二年二月始作主過耐之期按杜註七月而葬緩則緩自屬上句而作主上當重一緩字亦可知也

門。瑕。覆。于。周。氏。之。汪。車傾覆 外僕髡屯禽之以獻 殺 鄆。城。之。下。鄆文公夫人也鄆城故鄆國在樊陽 密縣東北傳言穆公所 以遂有國。鄆古外反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泝而軍。泝 出魯陽縣東經襄城定陵。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 入汝。○泝音維又市里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 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林相約涉水而伐其師是 犯順也。有文德者不忍為 相約退舍而自棄去是違 敵也有武德者不肯為 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 而陳。欲辟楚使渡。遲速唯命不然紆我。舒緩 也。老師費

財亦無益也。師久 為老 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 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紆之乃退 舍。楚退欲 使晉渡 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天 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 焉王殺子上。此却出于意外 商臣怨子上止 王立已故譖之

葬僖公。緩。文公元年經書四月葬僖公僖公實以 今年十一月薨并閏七月乃葬故傳云 緩自此以下遂因說作主祭祀之事文相次 也皆當次在經葬僖公下今在此簡編倒錯 禮也。文二年乃作主遂 比君薨卒哭而耐耐而作主

特祀於主

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以新死者之神耐之于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

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言凡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通於卿大夫

嘗禘於廟

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又大

禘乃皆同於吉

于南門外曰受晉而執之發之源也

合... 則于言曰鼓而後矣

何晉人無言半遊而將拜

和... 於... 於... 於...

... 於... 於... 於...

... 於... 於... 於...

... 於... 於... 於...

... 於... 於... 於...

